



热点分析 决策参考

内部资料 仅供交流

高教工作参考

2023 年第 1 期 （总第 11 期）

主办：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发展规划处（高等教育研究所）

☆教育部 2023 年工作计划要点

☆教育厅 2023 年工作计划要点

☆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推进技能社会建设的意见

☆从学历社会到技能社会：历史必然与推进策略

☆论我国技能型社会的结构与运行机制

☆技能社会：技能形成体系的社会化建构路径

高教工作参考 2023 年第 1 期 （总第 11 期）

主 编：王 琦

副主编：王宇飞

编 辑：刘建岭 仲 岩 高 松 刘 洋

电 话：0371-68229976

邮 箱：gjs502@zzut.edu.cn

地 址：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英才街 18 号

目 录

卷首语	1
【工作计划】	
教育部 2023 年工作计划要点	2
教育厅 2023 年工作计划要点	4
【政策法规】	
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推进技能社会建设的意见	6
【学术争鸣】	
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时代背景、价值追求与实施路径	11
从学历社会到技能社会：历史必然与推进策略	22
论我国技能型社会的结构与运行机制	32
技能社会的核心、载体与共同体逻辑	47
技能社会：技能形成体系的社会化建构路径	59
“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的人才培养路径	69

卷首语

2021年4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技能型社会”的理念和战略，加快构建面向全体人民、贯穿全生命周期、服务全产业链的职业教育体系，加快建设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技能型社会。

高质量发展已经被确定为国家发展战略，坚定不移地建设技能型社会，建设制造强国是牵引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一条主轴。《“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提出“技能是强国之基、立业之本。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实现制造强国、质量强国、技能中国的建设目标任务，必须加强技能人才培养，推进技能型社会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

目前，河南省经济正从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2021年6月，教育部与河南省政府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推进技能社会建设的意见》提出，河南作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大省、人口大省，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推进技能社会建设，加快培养数以千万计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是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的历史选择，是开创高质量发展崭新局面、实现中原更加出彩的必由之路。

2021年12月，河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高质量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工作方案》，明确指出：到2025年，全省持证人员总量达3000万，基本建成全国技能人才高地，到2035年，从业人员基本实现“人人持证”，实现“技能河南”目标。

技能社会是以技能为本质与核心，以技能形成体系为重要载体，以技能共同体为建设逻辑的社会。技能是个体重要社会存在方式、现代社会共同利益以及现代河南能力的重要来源，构建技能河南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与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命题。

推动构建技能河南将实现公众技能成就整体提升，河南省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持续改进，技能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以及技能的社会流动功能凸显。政府、职业院校、企业和行业组织在技能河南构建与运行过程中承担相应主体职能，应充分发挥政府主导地位，统筹协调各主体形成合力，全社会共同推进技能河南建设。

教育部 2023 年工作计划要点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教育工作要坚定主攻方向和重点任务，谱写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新篇章。

一是坚定不移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健全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

二是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深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推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取得新的重要进展，加快建立健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长效机制。要把开展读书活动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引导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三是持续办好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突出“普惠发展”，义务教育突出“优质均衡”，高中阶段学校突出“多样化”，继续把“双减”摆在突出位置来抓。

四是加快构建融通融合融汇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以深化产教融合为重点、推动职普融通为关键、促进科教融汇为新方向，构建“一体两翼”工作格局推动职业教育提质升级，通过服务学生全面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引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为各类人才搭建发展成长的有效通道。

五是着力发展支撑引领国家战略实施的高等教育。在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化布局结构上先行先试，进一步加强高校分类管理的顶层设计，加快探索高校分类评价改革。

六是统筹推进教育数字化和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纵深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重点做好大数据中心建设、数据充分赋能、有效公共服务、扩大国际合作四件事。主动服务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树立“大教育”

观，加快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

七是不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以评价改革牵引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持续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完善与教育强国建设相匹配的战略性投入机制，以高质量开放、高水平合作的大格局构筑发展新优势，不断增强教育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始终让教育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节选自：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023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23-01-12）

教育厅 2023 年工作计划要点

2023 年，是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全省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的承上启下之年，做好今年的工作，尤为重要、尤为关键、尤为迫切。

一是聚焦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学习贯彻，着力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健全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持续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

二是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提高育人的质量和水平。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着力构建思政育人新格局，切实加强素质教育。

三是聚焦基础教育优质均衡的发展目标，着力完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优质安全发展，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加快推进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

四是聚焦服务产业升级的工作导向，着力构建融通融合融汇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搭建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立交桥，促进职业教育结构优化，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五是聚焦服务国家和我省重大战略实施的目标定位，着力推动高等教育创新提质。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和创建，持续推动“三个调整优化”，着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大力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

六是聚焦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着力健全现代教育治理体系。扎实推进高校管理体制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深化人事制度改革，稳步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加强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

七是聚焦人民满意的价值追求，着力推动教育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持续打好“双减”巩固落实战，加强特殊群体入学工作，做好招生就业及学生资

助工作。

八是聚焦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着力提升教育发展保障能力。强化教育经费保障，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教，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

（摘自：中共河南省委教育工委 河南省教育厅 关于印发《中共河南省委教育工委 河南省教育厅 2023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教办〔2023〕41 号， 2023.2.17）

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推进技能社会建设的意见

教育部 河南省人民政府

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与就业和民生关系最为直接，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径。河南作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大省、人口大省，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推进技能社会建设，加快培养数以千万计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是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的历史选择，是开创高质量发展崭新局面、实现中原更加出彩的必由之路。教育部和河南省政府决定，为河南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推进技能社会建设，打造技能强省，制定本意见，请认真贯彻落实。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和关于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把发展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树立崇尚技能的价值导向，优化技能社会建设环境，提升技术技能人才供给水平，打造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推进技能社会建设的“河南样本”。

（二）总体目标。通过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推进技能社会建设，面向全体劳动者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更加完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数量显著增加、结构更加合理、质量明显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明显提升，更加开放灵活的终身教育体系逐步健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贡献和重大作用日益凸显，尊重技能、崇尚技能、学习技能的社会氛围基本形成。

二、突出德技并修，树立崇尚技能的价值导向

（三）强化德技并修的育人导向。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全过程。加强职业院校（含中等职业学校、技师学院、专科高等职业学校、本科层次职业学校，下同）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建设，培养 500 名省级课程思政优秀教师，打造 200 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重点建设 20 个左右省级思政和德育工作教育基地。

（四）推进技能社会的文化建设。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举办技能大赛、素质能力大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赛、创

新创业大赛等活动，规范选用国家统一编写的中等职业学校思政、语文、历史课程教材和高等职业学校思政理论课教材，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五）营造崇尚技能的社会氛围。将技术技能教育与劳动教育、职业启蒙教育深度融合，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三、凸显类型特征，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六）建立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支持河南深化高考改革，建立春季“职教高考”制度，采取“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办法，报考人员为职业院校应届毕业生和社会人员，“职业技能”测试成绩所占权重不低于 50%。

（七）巩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保持高中阶段教育招生职普比大体相当，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在巩固中等职业学校布局调整成果的基础上，实施河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通过 3—5 年的努力，推动全省公办中等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基本达到国家标准。

（八）创新发展专科层次职业教育。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需求，对专科高等职业学校实行分类指导，支持专科高等职业学校重点办好服务地方发展的特色优势专业（群），逐步建设成为集就业教育、升学教育、培训教育、创新中心于一体的区域技术技能积累的重要资源集聚地。实施河南省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工程，重点建设 30 所左右省级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 50 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

（九）积极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支持河南扩充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资源，多路径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优化本科院校布局。鼓励有条件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开设应用型专业。

四、深化产教融合，大力推进校企“双元”育人

（十）打造产教融合发展平台。实施河南省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行动计划，支持郑州市建设国家级产教融合试点城市，重点培育 5 个左右省级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支持河南建设一批国家级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产教融合型企业。

（十一）完善校企合作激励政策。修订《河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试行）》，深入推进校企合作。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支持社会力量以

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形式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院校、二级学院和培训机构。

（十二）加快推进产业学院建设。制定河南省推进高等学校产业学院建设的指导意见，采取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形式，重点推进产业学院建设。

五、深化“三教”改革，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十三）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加强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完善“双师型”教师标准和认定办法。支持建设一批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双师型”名师工作室、教师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十四）深化教材改革。职业院校教材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体现党和国家意志。规范和加强职业教育教材管理，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关于教材管理的规定，规范选用国家规划教材。

（十五）深化教学方法改革。适应“互联网+职业教育”发展需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进教学方式方法，推进虚拟工厂等网络学习空间建设和普遍应用。组织开展“一教师一优课、一专业一品牌”活动，促进职业院校全面提升教学质量。大力推广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项目教学、案例教学、情境教学、模块化教学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中广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十六）改革评价考核机制。深化职业教育评价改革，破除教育评价体系中的“五唯”顽疾。完善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等共同参与的评价机制，积极支持第三方机构开展评估，并将结果作为对职业院校政策支持、绩效考核、表彰奖励的重要参考。

六、拓展成才路径，推进技能学习终身化

（十七）落实职业院校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的法定职责。将职业技能培训作为职业院校办学的重要功能和新的增长点，按照育训结合、长短结合、内外结合的要求，充分发挥职业院校在技能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并将承担职业培训情况作为核定职业院校教师绩效工资总量的重要依据，推动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十八）开展 1+X 证书制度试点。支持河南行业龙头企业积极申报培训评价组织，加强对培训评价组织的监督管理，积极参与国家 1+X 证书（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十九）开展国家资历框架试点。支持河南探索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落地工作机制、标准体系和实现路径。开展职业院校按学分收费制度改革试点，为学习者提供半工半读、工学交替等灵活多样的弹性学习形式。

（二十）开展职业能力重构试点。加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职业能力重构研究中心建设，积极创建国家级职业能力重构协同创新中心。支持共建国家职业能力重构研究中心。

七、提升服务能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十一）服务重大国家战略。积极服务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粮食安全等重大国家战略，建立产业、行业、企业、职业、专业“五业联动”的职业教育发展新机制。建立紧密对接河南产业链、创新链的专业体系，紧紧围绕人工智能、新能源及网联汽车等十大新兴产业以及健康养老、家政服务等人才紧缺领域，出台优化职业院校专业布局的意见，促进专业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扩大新兴产业和社会紧缺专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规模。

（二十二）加强职业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引进国（境）外职业教育优质资源和先进教育模式，支持有条件的职业院校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鼓励职业院校联合企业“走出去”办学，举办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建立若干所“鲁班工坊”，积极开展对外合作和中外人文交流。鼓励支持有条件的职业院校参与开发国际通用专业标准和课程体系，推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质量专业标准、课程标准、教学资源。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构建教师互动、学生互派、学历互认的双向交流机制。推动具有河南优势的水利水电、轨道交通、中医药、现代农业等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走出去”，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河南职业教育国际品牌。

（二十三）服务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每个县（市）至少要比办好1所设施完善、功能齐全的达标中等职业学校，提升职业教育服务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八、加强组织领导，优化技能社会建设环境

（二十四）加强党对职业教育的全面领导。坚持党对职业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工作的领导，各级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要定期研究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工作。加强对职业院校党建工作的指导，推进党建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牢牢把握学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引导广大师生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

（二十五）建立部省协调推进体制机制。建立由教育部和河南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共同担任组长，教育部分管副部长和河南省分管副省长担任副组长，教育部相关司局和河南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推进工作；组建由教育部职成教司司长和河南省政府分管副秘书长、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牵头的工作专班，负责具体推进工作。

（二十六）扩大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在内部管理、教师招聘、教师待遇、职称评聘、校企合作、专业设置等方面赋予学校更多自主权。学校根据办学实际需要和精简、效能的原则，在人员总量内自主确定教学、科研、行政职能部门等内设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

（二十七）完善经费保障机制。优化教育支出结构，持续加大职业教育投入，确保新增财政性教育经费向职业教育倾斜，确保教育费附加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不低于 30%。拓宽办学筹资渠道，鼓励社会力量捐资、出资兴办职业教育。全面落实公办职业院校生均拨款制度，足额落实生均经费标准，逐步提高公办中等职业学校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公办中等职业学校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可适当高于当地普通高中，公办高等职业学校生均拨款水平应不低于 12000 元，并根据发展需要和财力逐步提高。

（二十八）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待遇。探索推进社会用人制度改革，克服“五唯”顽疾。健全以职业能力为导向、以工作业绩为重点、注重工匠精神培育和职业道德养成的技能人才评价体系，完善符合技术技能人才特点的职称评审与职级晋升制度。

教育部 河南省人民政府

2021 年 1 月 7 日

（摘自：河南省人民政府网，教育部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推进技能社会建设的意见，<http://www.henan.gov.cn/2021/06-17/2166926.html>）

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时代背景、价值追求与实施路径

李梦卿 余静

2021年4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在京召开，大会提出了建设技能型社会的理念与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提出要“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要“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5月，《光明日报》刊发了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的《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服务技能型社会建设》署名文章，文章提出要“加快建设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技能型社会。”6月，人社部印发了《“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技能是强国之基、立业之本。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技能”一词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技能”不仅需要为产业服务，也要融入人民的生活与文化。当前，要以推进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主线，加快培养技能型、知识型、创新型劳动者，迫切需要加快构建“技能型社会教育体系”，迫切需要加快推进“技能中国行动”。基于“技能型社会教育体系”和“技能中国行动”的价值追求，我们既要重视对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究，培养大国工匠，也要全面完善人才培养新格局，加强技能教育，促进我国技能现代化步入新征程。

一、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时代背景

在人才强国、科教兴国的现代化发展背景下，为应对高素质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迫切需求，构建“技能型社会教育体系”，开展“技能中国行动”是水到渠成、应运而生的战略举措。只有努力提升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彰显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才能更好地推动技能人才工作纵深化发展，发挥高素质技能人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

（一）深化产教融合，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需要构建“技能型社会教育体系”和“技能中国行动”新模式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工业4.0”等战略计划的提出，我国的产业结构急需进行升级与优化，对技能人才培养的数量与质量也提出更高的要求。2019年3月，教育部、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国

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简称“双高计划”），明确提出要“在全面提高质量的基础上，着力培养一批产业急需、技艺高超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双高计划”同时提出要“推动高职学校和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为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供有力支撑。”这些政策表明现在对于深化产教融合、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迫切需要。而我国现阶段存在校企资源分配不合理，权责不明的问题，产教融合的深化进展缓慢。同时，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底我国高技能人才为4791万人，占技能劳动者总数的29.03%，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高技能人才平均40%的占比相比存在较大差距，高素质高水平技能人才缺乏的现状也阻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基于此，人社部“技能中国行动”方案提出要“建立健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机制”，该方案致力于打破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壁垒，构建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将“技能”置于国家发展的高度上，纳入人才培养战略，强调行业企业等各个领域对“技能”的重视，加强不同组织间的沟通与交流。构建“技能型社会教育体系”，实施“技能中国行动”方案，有利于为技能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有助于激发学校与企业推进产教融合的积极性，推动校企提升自主协调能力，优化资源配置与权责分配制度，将培养高技能人才作为目标和纽带，打造校企合作共同体，将构建“技能型社会教育体系”和“技能中国行动”新模式成作为深化产教融合，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重要切入点，既能够为产业迈向中高端提供技术技能人才支撑，同时能够协助区域的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促进资源共建共享和利用的高效。

（二）弘扬工匠精神，彰显新时代职教特色需要树立“技能型社会教育体系”和“技能中国行动”新理念

工匠是指具有某种手艺专长或从事实用专业技术的人群。《盛世危言：技艺》有云：“泰西人士，往往专心致志，惨淡经营，自少而壮而老，穷毕生之材力心思，以制造一物”，这所体现出的执着专注，精雕细琢即为工匠精神的理念核心。《考工记》曰：“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古时的能工巧匠被誉为“圣人”，工匠精神则源自对“圣人”的崇高追求，其不仅关注工匠的精湛技艺，更强调技艺背后所呈现有关道德观念的内在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

者表彰大会上强调，“要坚守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在新时代背景下，需要鼓舞广大劳动工作者们拥有不畏困境，勇于拼搏的强大精神动力，将工匠精神作为劳动者不懈的目标追求。弘扬工匠精神不仅是历史的要求，也是时代的要求，将工匠精神纳入民族精神中去，发挥中国力量，彰显新时代职教特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每一个劳动者的责任与使命。正源于此，人社部“技能中国行动”方案提出要“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深入开展技能中国行、‘迎世赛，点亮技能之光’、中华绝技等宣传活动，讲好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故事，传播技能文化，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技能型社会建设是以历史文化为积淀，以时代精神为传承的一项系统工程，“技能型社会教育体系”和“技能中国行动”方案皆为培育以工匠精神为价值追求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提供内在动力，通过营造“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根植“追求卓越”的工作理念，激发劳动者内化工匠精神的品质，把握工匠精神的人文内涵，转变消极倦怠的工作态度，打造爱岗敬业、拼搏奋进的劳动者形象，展现大国风采。树立“技能型社会教育体系”和“技能中国行动”新理念，有利于为弘扬工匠精神，彰显新时代职教特色创造优质环境，为技能型社会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三）建设国际标准，引领技能国际化发展需要展现“技能型社会教育体系”和“技能中国行动”新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十九届国际标准化组织大会贺信中提出，“世界需要标准协同发展，标准促进世界互联互通”，国际标准是世界的“通用语言”，是全球治理体系和经贸合作发展的重要技术基础，是各个国家国际化发展的规范与准则。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的中国，理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中国力量，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体系的研究制定。同时，基于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各国之间互联互通加强，引发了我国对于培养国际化技能型人才的迫切需要。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了要“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全面提升国际交流合作水平，推动我国同其他国家学历学位互认、标准互通、经验互鉴，扎实推进‘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充分肯定了国际化人才在推动我国战略发展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而国际化技能人才的短缺则成为阻碍我国国际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我国需立足实际发展现状，主动对接国际

标准，理清国际化发展脉络，明确国际化技能人才的培养方向。因此，加强技能型社会建设，必须构建“技能型社会教育体系”，推进“技能中国行动”，加强技能领域的国际交流，积极谋求国际间的“技能合作”，为各国技能人才交流互动构建新的平台，重视推进技能人才思想观念的变革与内涵建设，开拓技能人才的发展领域与国际视野，推进我国职业教育积极参与国际职业教育事务，编制国际职业教育标准，发出中国职业教育声音，贡献中国职业教育智慧。加强技能型社会建设，有利于树立国际化发展理念，促进技能国际化发展常态化，培养多元化国际技能人才，提升我国技能人才培养的国际影响力。

二、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的价值追求

技能型社会建设以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为前提，以打造能力建设体系为抓手，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其旨在实现的新常态、新标准、新发展的愿景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耦合，彰显了新时代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的价值追求和时代风尚。

（一）构建区域产教融合育人模式新常态

2019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简称《实施方案》），提出要在全统筹开展产教融合型城市、行业、企业建设试点，在五年内全国试点建设50个左右产教融合型城市，打造形成一批区域特色鲜明的产教融合型行业，培育1万家以上的产教融合型企业，解决人才供需结构性矛盾，发挥教育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显著性服务作用。产教融合的战略举措是针对多元利益主体展开，旨在培养高素质技能型、创新型人才，推进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多元主体之间相互协同和相互合作。产教融合的发展起点基于区域内行业、企业与学校之间协作与统筹工作，将产教融合育人模式作为支撑改革机制发展新引擎，而如何促进区域内不同组织主体合作构建育人机制，并使其发挥效用是打造区域产教融合育人模式的本质问题。

加强技能型社会建设，构建“技能型社会教育体系”，推进“技能中国行动”，是新时代我国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着力点，与产教融合育人模式的基本内涵保持高度同一性。实施“技能强企”行动是人社部“技能中国行动”方案的主要任务之一，其目的就是要“推动企校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上深度融合，共同推

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因此，面临当前人才与技能短缺的现实困境，在符合技能内涵发展的前提下，探索区域产业升级与技能难题破解策略，以满足社会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一方面，可借鉴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教融合经验，剖析“产”与“教”及其融合机制的运行方式，探讨学校人才培养与行业、企业深度融合的关系问题，根据产业发展的需求，引导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标准的制定，发挥各个主体在育人机制中的作用与功能，打破传统静态的标准建设理念，尝试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契合的角度来探索人才培养标准建设，从转变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角度探讨标准建设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产教融合育人机制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形成以点带面，由浅至深的渗透式发展格局，凸显“区域”特性，产教融合的区域性特征使得校企双方之间的交流互动更具可行性与必要性，助推人才资源、教育资源和企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和谐环境。技能型社会的建设只有明确产教融合育人模式的实现方向，在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践中注重协调各方之间的关系，促进产教融合育人模式实质性落实，才能培养出具备高水平创新型的技能人才，进而推动区域性产教融合模式常态化发展。

（二）打造德技并修能力建设体系新标准

在 2016 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强调要大力培养高素质高质量人才，提升其服务社会的能力。“技能中国行动”方案提出要“以培养高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先导，带动技能人才队伍梯次发展，形成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技能精湛、素质优良，基本满足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技能人才队伍”，明确了技能人才培养的目标任务。能力建设是对培养目标的定位和要求，是对技能中“能”的本质解读与内在剖析。然而在能力建设的落实上难以避免产生“能力本位论”“唯学历论”等极端倾向以及目标定位过高、标准模糊不清的状况。当前我国能力建设面临推进工作瓶颈和人才培养体系逐渐固化的现状，加强技能型社会建设理应立足国家发展战略，推进能力建设体系完善与发展。基于当前经济社会与市场需求现状，更有必要推进以“能力为重，德技并修”的人才培养目标，打造能力建设体系新标准。

把握德技并修的基本内涵，厘清德育与教育的内在关系是发展人才培养战略

的前提。“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德技并修，坚持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努力造就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产业大军……”这些对职业教育的批示，充分展现了李克强总理对未来技能人才培养的期望。以德为本，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与劳模精神；以技能为重，打造创新型实用人才，是造就具备高尚品德的高水平技能人才的根本路径。将德育纳入能力建设中，将工匠精神渗透技能理念中，发挥德育与技能教育两条主线双向建设作用，推进人才培养与发展的可持续性。技能型社会建设要肩负起培养德技并修、敬业乐群、精益求精的创新型人才的责任，为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设置能力建设体系新标准，加强技能人才培养规范化是打造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能力建设依托政策与环境的支持，在技能型社会建设的背景下，能力建设理应常态化发展，推进能力建设具体方案的制订与实施，将“能力”置于技能人才培养方案的关键位置，遵循能力导向原则，有序化组织各个要素发展进程，统一协调能力发展目标路径，避免出现“好高骛远”的目标定位问题，注重能力体系标准化建设。技能型社会建设只有明确“能力导向”在技能人才培养中的关键地位，树立“能力为重，德技并修”的人才培养目标，落实能力建设开展的具体措施，才能发挥出能力体系的总体效能，从而构建出德技并修能力建设体系新标准。

（三）推动经济转型的内生增长新发展

保罗·罗默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主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是促进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而技术的进步一定程度上与人力资本的积累息息相关。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方式由依靠投放生产要素来扩大生产规模的粗放型经济向依靠生产要素的质量和利用效率提高的集约型经济转变，而技术技能人才是实现高新技术探索、实践、完善以及将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关键因素。构建“技能型社会教育体系”，推进“技能中国行动”，加强技能型社会建设，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相契合，人社部“技能中国行动”方案提出的“支持技能人才创新创业”的主张，通过把握经济发展动态，唤起全社会的创新创业热情，有利于扩大人力资本存量，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素质与质量，将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作为建设的目标导向。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也是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核心。将“创新”放到人才培养的重要发展战略上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要选择。在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势态，不仅有利于激发民族的创新精神与创新动力，点燃国家、企业、个人的发展与创新动力，而且更有利于为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注入生命活力。创新引领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为国家经济发展创造内生动力，形成创新、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在技能型社会建设背景下，把握各要素之间的良性循环，促进其常态化发展，打造优势经济生态圈是发展经济的有效路径。

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是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关键性定位，为人力资本存量的扩充创造了条件。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表明，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发展前景。这个理论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人们的生产思路，引起了国家对于人力资本的重视且加大了投入的力度。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倡导将“技能”渗透产业、行业、教育、生活、社会各个领域，铸造多元化技能人才，有利于扩大人力资本的来源，突破传统专业化人才培养场所的限制，拓宽与丰富人才培养发展的路径。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作为促进经济转型的内生增长动力，在技能型社会建设中将会得到更好发展，技能型社会的建设要以追求经济发展的更高站位为价值目标，促进创新驱动和技术进步，推动经济转型内生增长的新发展。

三、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实施路径

科学的实施路径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基本保证。在新时代背景下，推进技能型社会建设须在构建“技能型社会教育体系”的前提下，以产业、生活、文化领域为主要着力点，将构建多元合作命运共同体、广泛推进技能教育与培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作为重要发展路径，有助于技能人才培养结构的优化，提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服务产业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一）技能渗入产业，构建多元合作命运共同体

随着产业的不断革新，产业链中的分工与合作不断细化，人才独特的技能优势日益得到重视。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与动力，需要具备技能优势的人力支撑，打造一支能独当一面、有团队精神的产业工人队伍是支撑产业革新与经济发展的关键。技能教育与培训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重视与推进，发挥各行业、企业、

学校、政府等多元力量，构建合作命运共同体。

第一，提升人才技能优势，建设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在产业结构面临转型升级的局势下，将技能渗透到产业中，建设一批高素质的技能型产业工人队伍是国家建设与经济发展的有力抓手。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明确提出，“要把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和基础保障，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宏大的产业工人队伍。”这一政策对产业工人队伍进行了明确定位，国家要将产业工人的技能发展作为基础性工作予以展开，通过完善相关产业规章制度与运行机制，明确分类产业工人技能发展类型，提升高素质技能型产业工人待遇与社会地位，充分调动产业工人自我提升技能的积极性，有利于发挥产业工人整体力量，促进原有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与新兴技术产业的产生。

第二，整合技能资源，建立多元合作命运共同体。资源整合理论源于企业经营管理理论，是指对不同来源、不同层次、不同结构、不同内容的资源进行识别与选择、汲取与配置、激活与有机融合，使其具有较强的柔性、条理性、系统性和价值性，并创造出新的资源的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技能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技能资源也可以通过不同领域的结合与共通得以整合。产业链与教育链往往是不可分割的，2019年，旨在推动我国高职院校高水平发展的“双高计划”正式启动，该计划明确提出职业院校要“与行业领先企业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社会服务、就业创业、文化传承等方面深度合作，形成校企命运共同体”。建设校企命运共同体是现代校企合作健康发展的生命线，学校与企业追求共同价值目标，搭建统一合作学习平台，为整合技能资源提供了有利环境。以校企合作为基础，发挥政府、行会等多元组织的协调作用，有利于汇集优质技能资源，合力推进技能型社会建设发展。

（二）技能渗入生活，推进技能教育和职业培训实用化、常态化

生存论的代表人物基尔凯郭尔认为：“真正的存在就是个人的存在，人的存在就是人基于主观性而生成的自我参与、自我选择和自我实现。”生存论的核心就是为了探寻人的存在方式，让技能融入生活，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使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激发和引导个人追寻生命意义与价值渴望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现实

诉求。为此，培养个人掌握生活技能，推进生活技能培训组织落实，引领个体关注生活价值，回归本真生活是建设“技能型社会”的必经之路。

第一，培养个体掌握生活技能，积极应对生活危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个体所应具有十种基本的心理社会能力称为“生活技能”，主要包括自我认识能力、同理能力、有效的交流能力、人际关系能力、处理情绪问题能力、缓解压力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决策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技能型社会建设背景下生活技能的培训不只是技能本身，还包括个体应对日常生活的挑战的态度以及解决生活危机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社会有必要帮助个体形成对生活的正确认知，基于个体生活现状开展生活技能教育，挖掘个体的内在个性，培养其对于未来生活的信心与应对生活困境的勇气，为个体掌握融入生活的技能、形成积极人格创造条件，以造就出彩的人生。

第二，强化技能教育与培训，建立生活技能培训组织。维果茨基的内化理论认为，内化是个体之间以及个人与环境之间交互的形成，个体心理机能的重塑是一个从外至内，最终改造内部心理机能的过程。探索技能融入生活的渗透方式，必须要从外部活动出发，通过建立生活技能培训组织，实质性落实生活技能推进工作，让个体接收到外部环境的熏陶，改变传统对于生活中技能存在的忽视态度，加强每个人对于生活化技能内涵的认同，自觉内化其技能价值。为了实现“技能生活化”战略目标，国家要建立技能培训专门管理组织，丰富技能培训的种类，注重实用化生活技能的输出，建立健全技能工作常态长效机制，打造生活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关注个体应对生活的能力差异与在生活中提出的能力需求，为个体提供多样化技能培训途径。

第三，倡导终身教育理念，探寻生活本真与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研究所专任研究员戴维认为，终身教育应该是个人或诸集团为了自身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通过个人的一生所经历的一种人性的、社会的、职业的过程。这是在人生的各种阶段及生活领域，以带来启发及向上为目的，并包括全部的正规的、非正规的及不正规的学习在内的，一种综合和统一的理念。终身教育的意义在于帮助个体在漫长的人生中寻求自我价值与自我实现，而现阶段教育的发展进程与此理念相违背，个体更加关注教育的社会价值，寻求自身对于社会的适应性而不是发

掘个性。让技能渗透生活，将终身教育理念根植到个人生活的土壤中，促使个体关注当下自身生活与发展的内在价值与意义，寻求与周围世界的联系，从“抽象之人”转变成“具体之人”，是技能型社会建设内涵的深深刻意蕴。倡导终身教育理念，是为了延续个人经历教育、感受生活的历程，要将技能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崇生活技能教育，让个体摒弃功利化的外界干扰，在实践中探索生活的本真与价值，感受个体存在的意义，在与外界积极互动的过程中找准自身定位，实现自我发展的内在追求。

（三）技能渗入文化，推进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建设

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造就了独具魅力的中华文化，浸染着先辈自强不息的追求与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让技能渗透文化，在教育育人的过程中厚植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与工匠精神，从而塑造健全人格、培养高素质劳动者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价值追求。

第一，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赋予时代强大精神力量。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精益求精、追求极致、道技合一是古代工匠文化的深厚底蕴，技艺精湛的鲁班，“游刃有余”的庖丁，“一举三得”的丁谓，他们无一不是对中国古代工匠精神的最好诠释；古有“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专攻术业，不问行业贫富贵贱凸显出劳动精神的内在价值；我国职业教育先驱黄炎培先生倡导“敬业乐群”“有业者乐业”，鼓舞广大劳动者热爱自己的职业，积极创新，在自己的岗位发光发热是劳模精神的价值体现。在 2020 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培育形成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爱岗敬业的工作态度，求精尚巧的品质追求，热爱劳动的精神品质，都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因此，我们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支撑，将技能融入文化中，促进劳动者的技能自觉性形成，为培养高素质高技能劳动者提供精神驱动力。

第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工业文化，建设技能文化强国。文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灵魂，而工业文化是融汇在国家工业“硬实力”中的文化软实力。长期以来，我国在工业发展历程中蕴含有“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深刻的

工业文化内涵，为我国工业发展注入了无限的前进动力。中国欲实现打造世界一流工业强国的目标，必须培养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而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与我国打造工业强国、加强工业文化建设的精神内涵高度契合。技能型社会建设，需要抓住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建设的核心要义，以中国特色的工业文化为依托，重视发挥时代精神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在工业发展中寻求新突破，打破阻碍技能与文化相融合的观念壁垒，建设技能文化强国，真正促进“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加快构建创新型国家的步伐。

第三，建立健全技能人才发展制度，推进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的建设。健全的制度是落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建设的重要保障。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对于精神建设的认识不断深化，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为了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建设实质性落实，明确精神文化建设方向，制定健全的法律予以保障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国必须要加紧相关政策的制定，积极推进建设教育法律法规的完善，明确技能人才培养的具体要求，完善与劳动者相关的政策法规，完善精神领袖与榜样奖励机制，激发劳动者形成积极的技能学习与创新意识，鼓励劳动者自我提升与发展，以激励更多优秀技能人才涌现出来。

四、结束语

加强技能型社会建设，构建“技能型社会教育体系”，实施“技能中国行动”方案，不仅是形成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技能精湛、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的重要前提，也是实现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的重要举措。在我国全面进入“十四五”发展时期，构建“技能型社会教育体系”，推进“技能中国行动”，将为我国变革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注入新的活力。通过技能型社会建设，大力提升国民技能素养，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人才保障和技能支撑。

（摘自：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1, (24), 5-11+25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

从学历社会到技能社会：历史必然与推进策略

雷世平 谢盈盈 乐乐 胥郁

在当下，从学历社会到技能社会转型是一种以不同理念为主导的社会教育体系的重要转变。学历社会作为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应社会和时代之需求而出现，具有其历史必然性。学历社会向技能社会转变是国家全面提升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2021年4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就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技能型社会的理念和战略。在我国，学历社会理念及其价值评判曾深刻地影响着人才的社会评价，导致重学历、轻能力等现象日益严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尤其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工业4.0”等战略计划的提出，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对技能人才培养的数量与质量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并提出了更高要求，崇尚技能、学习技能、全面提升个人技能，构建技能型社会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系统分析学历社会向技能社会转型的原因、社会背景，以及探讨如何实现学历社会向技能社会转型，对于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技能支撑等来说，有着深刻的意义。

一、学历社会特征及其存在的合理性

学历泛指个人求学的经历，具体指人们在国家（政府）批准备案的学历性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并且获得其毕业证书的经历。从社会学视角看，学历社会作为一种社会样态，将学历作为选拔、使用和评估人才的社会普遍评价标准，其形成与现代生产、科技的发展息息相关。

（一）学历社会的由来

20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对其成员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技能水平的要求亦不断提高，这时就需要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人来从事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各项工作。于是，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开始逐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高等教育由“贵族化教育”或“精英化教育”转向“平民化教育”或“大众化教育”。长此以往，人们对学历的依赖由最初的可有可无到需要、再到必不可少。当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对学历的推尊，不仅促进了社会成员的正向流动，使普通人有了更多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而且极大地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化，满足了社会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要；但是，与此同时

也日渐形成了以受教育程度（或就读学校知名度）来衡量一个人能力高低的标准和选拔人才的倾向，由此也催生了追求高学历、注重学校品牌的学历社会的到来。学者们普遍认为，日本是当今世界各国中较早进入学历社会且程度最严重的国家。日本学者矢仓久泰在其所著的《学历社会》一书中专门介绍了日本学历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情况。在他看来，日本学历社会萌生于明治维新后新政府于明治五年（1872年）颁布学制的政策，形成于“帝国大学”的成立（1886年），而1918年日本政府颁布“大学令”则是其学历社会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事实上，学历社会作为工业社会的产物，除日本外，世界各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其各种特征，正如美国社会学家伯顿·R·克拉克所认为的那样，学位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欧洲大陆系统进入专业 and 行政部门就业所需进行的极为严格的国家证书考试的第一步，甚至常常是唯一的基础。

（二）学历社会的特征分析

学历社会把学历这一原本反映人的求学经历的行为加以绝对化，并上升为衡量人的知识和能力水平或选拔人才的标准，致使社会用人单位在人才选拔或录用中普遍存在唯“学历”的情形。具体而言，学历社会具有如下重要特征。

1. 把学历当成能力的标签

这指的是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对学历的关注胜过了对一个人实际工作能力、工作经验和工作态度的关注。换言之，就是将学历等同于相应的能力，认为有了学历就等于有了相应的能力。这种观念往往导致人们重视“有什么样的文凭”，却忽视了“有什么样的能力”；重视“在何时何地学的”却忽视了“学了什么，学得怎样”。人们拼命追求高学历，最终却导致他们的入学观念、学校的承受能力与社会对人才的实际需求这三者之间的脱节，从而影响教育事业的发展。

2. 学历是评价和选拔人的标准

这种标准导致学历社会对人评价的依据是学历而非能力，即认为一个人的就业、晋升、流动、社会声望等主要受学历高低的影响，个体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在社会上获得更好的职业、更多的报酬和更高社会地位的机会就越大。由于学历决定了人的职业、地位、待遇、升迁、评价及社会人际关系等，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就普遍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学历的高低等于社会地位的高低、等于人的价值的高低。

3. 看重名校的学习经历

学历社会主要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来衡量人的学历，横向维度主要关注同一教育阶段学校名气的大小，纵向维度主要关注个体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在这两个维度中，学历社会有时更看重横向维度，反映在现实社会中，表现为有的用人单位宁要名校的本科生也不要非名校的研究生等倾向。这导致人们不仅拼命追求高学历，更追求进名牌大学。

就我国而言，尽管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一些作风或者人情、面子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但学历文凭（也包括就读学校知名度）对人们的就业、晋升、福利待遇等也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结合我国现有的情况，基于彭旭提出的对学历社会的两个判断标准：学历文凭在社会生活中被重视的程度和考试竞争激烈的程度，可以说我国也基本符合学历社会的特征。

（三）学历社会存在的合理性

学历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工业社会发展趋势，适应了近代科层制需要，为社会成员的正向流动提供了良好契机，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学历社会的存在有其合理的一面。

1.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公平

我国曾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受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深刻，“官本位”、人情关系等观念根深蒂固。尽管科举制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到了近代，其弊端逐步暴露，“官本位”和人情关系等观念愈演愈烈，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发展。学历社会的形成使得学历逐步取代了人情、面子等主观因素，让社会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标准来公平选拔人才。在现阶段，学历虽然还不能成为医治社会上各种不良风气和行为的灵丹妙药，但它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诸如在就业、职务晋升、职称评定、工资提升过程中的腐败现象和阻抑其它不良习气的滋长，在弘扬尊崇学习的社会风气、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改善社会生态和鼓励人们通过积极学习去实现社会的正向流动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2. 助推了社会人才选拔标准的制定

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快速发展，尽管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

国情没有改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尤其是国民的整体科学文化素质还不够高，这与第二大经济体的身份不匹配，因而整体国民素质亟待提高。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我国的社会职业构成和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新的职业数量大幅增加。在部分职业领域、尤其是新的职业领域，我国还未建立起一套严格的考核选拔标准和就业资格准入制度。为了提高职业的专业水准，引领产业发展，促进就业创业，以及提高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就业者制定一套严格的筛选制度、规定相应的学历层次是有其必要性和至关重要的。

3. 推动了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

在社会上，由于学历代表着个体受教育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个体具备从事某些实践工作的能力，因此以学历作为社会考核、选拔人才的条件也就意味着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正是由于社会对学历的尊崇，激发了社会成员尤其是一些寒门学子试图通过求学来获得更高学历、以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欲望。一般来说，在学历社会如果一个人勤于学习、努力拼搏，那么这种学习上的先期投入将带给人更高的回报。虽然学历不完全等同于能力，但学历却能为人们打开一扇通向成功殿堂的大门。因此，人们在学历教育上的需求对高等教育供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不仅希望接受学历教育，更希望接受高质量的学历教育（名校教育）。正是这种需求，促进了社会对高等教育资源的投入，推动了高等教育事业不断地发展。

二、学历社会向技能社会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学历社会顺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是不可或缺、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但学历社会并非尽善尽美，过分尊崇学历并将其绝对化，就会出现如同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所指出的“文凭异化”现象。当前，全球科技革命步伐正在加快，以信息网络、智能制造、新能源和新材料等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浪潮正在不断推动产业变革，并对产业工人的技能素养提出了新要求。强化技能人才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大力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之必须，从学历社会向技能社会转型有其历史必然性。

（一）学历社会的“异化”现象需要克服

学历社会的形成有其必然性，其存在也不乏合理性，但它只是社会发展进程

中的一个特定形态。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学历社会所推尊的“学历至上”倾向导致其被人为地“异化”并产生了强烈的负外部性。

1. 诱发了教育的非理性化

学历原本是反映人们学习经历的一种表象特征，但学历社会过分看重学历，将学历异化为一种外在（转化为自己对立面）的异己力量，具有了显著的功利价值，并无形地被赋予了更大的支配权。它使人们产生了将学历直接视为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化身的错觉，驱使人们把谋求更高的学历（或名校就读）视为通向更好的就业机会、更高的工作收入和更多的升迁机会的重要途径，进而诱发学历“幻觉”。与此同时，当社会将学历的功利价值放大到不当程度时，人们对学历教育的寻租行为也随之加剧，他们的学历教育消费行为会越来越非理性化，继而催生过度的教育和学历贬值，导致围绕学历提升的“内卷”竞争产生，继而造成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和一定程度上的社会不稳定，严重扭曲了社会人力资源配置。

2. 导致教育本质的偏离

教育的本质并非指知识技能的传授，而是培养人。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认为，教育的本质是唤醒，是开发你的内心；前哈佛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亦认为，教育不教知识和技能，却能让人胜任任何学科和职业，这直指教育的本质。学历社会推尊的“学历至上”会使得人们将自己当作教育产品的“疯狂消费者”，而很少去关心教育的本质意义和内在价值；人们对学历证书的过分看重，会促使其对应试教育过分追捧，从而导致各类升学考试竞争异常激烈，学生学习的负担愈加沉重；导致教师“重考不重教”，学生“重考不重学、善考不善学”，“高分低能”等现象的发生。这样，教育就完全偏离了其本质，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3. 滋生了社会不良现象

学历的凭证便是文凭，代表着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在学历社会，由于学历被当作人才选拔和评价的重要指标（有时甚至是唯一指标，即唯学历），导致人们过分看重学历，因此，高学历、高文凭犹如一块金字招牌，具有强大的诱惑力，驱使一些急功近利者不在“真才实学”上下工夫，而是采取一些不正当手段来获得高学历。与此同时，过于看重学历的环境氛围也催生了社会上围绕“文凭”而形成的利益链，这不仅败坏了学历的声誉、扭曲了教育的宗旨，而且也滋生了不良行为，败坏了社会风气。

由此可见，学历社会中由于“唯学历”而产生的“异化”现象，使整个社会存在着一种对教育的迷信，造成了学历通胀和学历贬值，诱发了其他的社会问题，更是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因此，克服学历社会的弊端，实现“学历社会”向“技能社会”转型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二）经济社会发展呼唤技能社会的出现

如同学历社会是顺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一样，技能社会的出现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结果。

1. 是经济社会发展之大势

自十八世纪中叶开启工业文明以来，世界强国的兴衰史和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制造业借助新技术实现转型升级离不开人的因素，它需要一支宏大的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产业工人队伍。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步伐正在加快，新一轮技术创新浪潮不仅推动了产业变革，对产业工人的技能结构及技能提升提出了新要求，而且对技能人才培养的数量与质量也提出更高的要求。推进技能社会建设，着力培养一批产业急需、技艺高超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供有力支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2. 是国家建设发展之必然

当前，我国高技能型人才培养还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优”“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据统计，截至 2020 年底，全国技能劳动者超过 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约 5800 万，占技能人才的近 30%，这个数据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技能是强国之基、立业之本，高素质技能人才缺乏的现状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因此需要努力打造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技能精湛、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只有加快技能社会建设，构建“技能社会教育体系”，实施“技能中国行动”方案，培养更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才能够为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提供技术技能人才支撑。

3. 是学历社会扬弃之需要

自 1977 年正式恢复高等教育招生考试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道路。1999 年，高等教育实施扩招政策，高等教育规模得到了快速发展，

尤其是当高等职业教育迅速崛起成为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后，高中阶段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得到大幅度提升。到 2019 年，我国基本实现了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向“普及化”的快速发展。据统计，2020 年我国普通本专科招生人数达到 870 万，毛入学率已接近 50%。目前，我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适龄就业人口的学历也随之提升，为了避免受教育者从事与自身受教育水平不匹配的工作，防止高学历低就业的人才浪费现象的继续蔓延，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率，就必须推动“学历社会”向“技能社会”转型，不能再以学历论人才。

三、技能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构建思考

技能社会是对现代社会发展特征的一种理论描述，近年来，学术界在其相关研究方面已有不少进展。本文基于政策文本分析对技能社会的基本特征形成了比较清晰的认识，这是推进技能社会建设的重要前提。

（一）技能社会的基本特征

2021 年 4 月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提出了建设技能型社会的理念与战略，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批示。习近平总书记在批示中强调要“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要“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2021 年 5 月，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光明日报》发表《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服务技能型社会建设》一文，提出要加快建设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技能型社会，让技术技能“长入”经济、“汇入”生活、“融入”文化、“渗入”人心、“进入”议程。这不仅概括了技能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且强调“技能”既需要为产业服务，也要融入人民的生活与文化，赋予了“技能”一词新的时代内涵。2021 年 6 月 30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了《“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提出“技能是强国之基、立业之本。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2021 年 10 月 12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到 2035 年，职业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技能型社会基本建成。”由此可知，在技能社会建设中，国家重视通过建立相应的机制和手段来促进和保障全民技能的习得。

（二）技能社会的构建

技能社会并非自然而然形成的，作为以人为本、尤其是以技能型人力资源为本的社会，其形成需要政府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需求和推动、社会促进文明进步的需求和拉动，以及个人就业与发展的需求和促动。技能社会的构建需要政府、学校、社会和个人共同发力。

1. 发挥政府在技能社会建设中的主导者作用

政府作为一个国家政权体系中依法享有行政权力的组织体系，掌控着大量社会资源，拥有着强大的公共服务职能。政府能在技能社会氛围营造、经费投入保障、制度体系建设、制度执行、组织协调、激励与约束等许多方面发挥引导作用。因此，建设技能社会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1）政府要制定好技能社会建设规划，制定促进技能形成的法律法规，抓好技能社会建设的统筹与协调，组织跨部门、跨地区合作，形成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紧密结合的、灵活的技能社会教育管理体制，促进社会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共享。（2）加大财政教育经费投入，加强技能习得的公共服务体系与资源平台等服务全面技能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

（3）建立多样化的资格认证和教育培训质量保障机制，助推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教育与培训的学分互认，实现职业资格与学历资格的相互转换。（4）创新技术技能人才评价使用机制，打破资历、身份等条件限制，推动职业院校毕业生在落户、就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招聘、职称评审、职级晋升等方面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的实现；支持技术技能人才凭技能提升待遇，鼓励企业在职务职级晋升和工资分配上向关键岗位、生产一线岗位和紧缺急需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倾斜。（5）建立技能成本分担机制，形成政府提供必要资助、学习者个人与用人单位分担成本的技能习得保障制度；对公益性民间机构提供的技能习得服务和产品，政府可以采取直接购买、奖励和扶持等方式给予支持。

2. 发挥教育机构在技能社会建设中的服务提供者作用

教育机构是指进行各种教育工作的场所和教育管理机关。狭义的教育机构指各级各类学校；广义的教育机构除学校外，还包括学前教育、校外教育、成人教育、教育研究机构以及各级教育行政机关等。在传统学历社会，学校是知识传授的场所；而在“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技能社会中，学校已转变成学习资源（技能习得）的重要提供者和服务者。学校尤其是各级各类职业院校要处

理好普职关系、产教关系、校企关系、师生关系，建立并形成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相互沟通，职前教育与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相互衔接，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紧密联系，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非正式学习相互补充，开放、灵活、方便的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技能的社会教育（培训）体系，拓展教育服务全民技能习得的宽度。要改革以课堂为中心的教学组织形式，形成以各种学习中心和自主学习为主体的组织方式，实现线上线下、校内校外人人均可学习技能的职教形态，提高全社会对技能教育的参与度。要强化职业教育“育训并举”职责，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升级需要和市场需求，完善培训内容，提高培训质量，为农民工、未就业学生、退役军人、失业人员、残疾人等群体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服务，有效增加高技能人才供给。

3. 发挥企业在技能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基地作用

技能是指个体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经过训练而形成的一定的动作方式、智力活动方式或活动技巧。技能的形成与练和用的程度有关，技能人才培养的许多关键环节必须在实际生产岗位、在接近或等同于企业的实际工作环境中形成。技能人才成长的个性化和岗位型特征、技能提升的动态性和渐进性特征，不仅决定了企业是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而且也使得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成为了职业教育基本的办学模式。因此，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打破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壁垒，构建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建立健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机制，加强不同组织间的沟通与交流，发挥行业企业在高技能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对技能社会的建设至关重要。为此，要在市场导向和政府推动的双重作用下，促使行业企业深度参与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发挥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形成政府、学校、企业与行业齐心协力培育更多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体制机制，多元化、多层次、全方位培养高质量的技术技能人才。

4. 发挥公民个人的技能社会建设者作用

在技能社会建设过程中，政府、学校、企业和个人有着共同的长远目标，并承担着建设技能社会的共同责任。公民个人是技能社会的建设者（直接参与者），也是技能社会建设的直接受益者。技能社会建设不仅体现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即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更体现在个人层面（即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技能社会建设赋予了“技能”新的时代内涵，接受教育、学习技能不

仅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不仅是“长入”经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汇入”生活（个人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基础。在技能社会建设中，公民个人的主体性地位不可替代，公民个人是技能社会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建设技能型社会既是为了全面提升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也能增加公民个人的福祉，这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只有公民个人才真正懂得自身需求，了解学习技能对自身的益处及其能够增加其福祉的形式和内容。因此，各级政府必须从经济发展实际和公民个人需求出发，重视技能人才，明确制度供给边界，围绕秩序规范、壁垒破除等领域加大制度供给力度，着力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调动广大公民学习技能的积极性，引导公民个人认真学技能、安心练技能、真正有技能，自觉参与到技能社会建设中，并享受建设成果。

学历社会向技能社会的转型是历史的必然，但建设技能社会并不是对学历社会的全盘否定，而是对学历社会的一种扬弃，是在保留其精髓之上的一种重构；换句话说，是继承和抛弃。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学历社会强调学习、重视学历门槛等方面的积极、合理因素；另一方面，又要抛弃和否定学历社会中“唯学历”和“学历至上”的倾向。实现学历社会向技能社会的转型，既是一种社会发展理念的转变，更是一种社会发展战略的调整。技能社会是我国现代化社会形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心理的全面性改造，需要政府、学校、企业和公民个人长期不懈地努力。

（摘自：职教通讯 2022, 01 作者单位：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论我国技能型社会的结构与运行机制

唐智彬 杨儒雅

一、引言

“技能型社会”于2021年4月在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提出，并在《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得到明确，逐步实现了从理念到战略，再到具体行动的转变，其目标在于加强技能型人才培养，保障产业发展和民生福祉，最终形成“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格局。构建技能型社会旨在解决我国人才结构性缺陷，回应当前逆全球化、技术变革、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以及人口老龄化等快速重组社会和工作世界的趋势，适应市场对技能需求的转变。从全球视野看，技能被视为促进社会公平，调和经济活力、创造力与创新的新手段，因此高技能型社会应运而生，这一概念涵盖经济表现和竞争力、教育体系以及社会公平及分配等，是“一个以教育为主导的经济体，而不是一个以经济为主导的教育体系”，要从综合角度制定政策，加强技能生态体系建设。在这一进程中，不仅应关注“技能形成”过程和结果，也要研究“技能形成”的社会基础，强调“社会”内涵。

国内学者在技能形成、产业工人技能开发等问题上进行了探索，王星从学科视角分析了技能形成问题，探索我国工厂学徒制变迁，技能形成的社会建构问题，考察英、德等国学徒制现代转型问题，国企技能形成体系、劳工保护以及国家工业能力积累等。有研究者分析了当前我国产业工人技能形成的制度环境与困境，提出“技工荒”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转变为“缺乏保护的外来农民工”，城乡差异、地区差异与就业体制差异导致职业技能养成分化，而职业资格证书实践层面的产教分离更是削弱了制度信用，妨碍可信承诺达成，不利于我国技能形成。不同用工形式、劳动保护程度与工作单位性质也均对工作单位是否提供或资助劳动者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有明显影响。技能型社会不仅需要多样化人才类型与立体化人才培养体系，还需注意高质量培养问题，涉及人力资本培育和社会治理命题，校企合作则是按照“生产”技能的技术复杂性共同构建的一个关于技能形成的治理结构，厂办技校对国有企业技能形成也具有正向功能，横向谈判是解决中国新产业工人技能养成中“流动难题”的重要手段。

无论是理论意义还是实践需求,技能型社会的研究与讨论显得尤为迫切。在具体建设过程中,技能型社会与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以及发展职业本科等命题密切相关,期待从体系视野对技能型社会中的国家角色、政府行为、市场力量、教育体系、个人行动以及文化传统等一系列问题做出系统回应。因此,本研究尝试基于技能型社会内涵的分析,探讨我国技能型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厘清技能型社会建设基本问题。

二、技能型社会的基本内涵

(一) 技能型社会的概念

目前,我国对技能型社会概念没有统一界定,从政策表达和官方解读来看,其基本含义指向的是社会成员拥有一定职业技能,同时有较高比例人群拥有高级职业技能,技能人才能够充分满足现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基于此,应从三个层面来理解技能型社会:从社会形态层面,社会成员有意愿、有条件学习技能,并积累与个人工作与生活相关的技能;从社会心理层面,社会成员接受职业技能学习,尊重技能工作,理解“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并逐步形成稳定的技能文化;从制度建设层面,国家与政府重视技能形成体系与制度建设,形成与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文化相适应的技能形成制度、技能治理与社会保障以及执行体系。

(二) 技能型社会的价值旨归

技能型社会是一个体系性概念,与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以及国家资格框架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等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人与技能、人与社会、技能与社会等一系列关系的集中体现。具体说来,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技能是个体的重要社会存在方式。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技能是人们在社会上能习得的一切有用才能,技能实现人格化是技能社会意义的开始,同时也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方式。从技能与个体的关系看,一是技能是人的禀赋与学习成果,是个体拥有的一种人力资本;个人通过对身体的运用,实现技能习得和掌握,从而不可避免地处于个人努力与社会规制、个人愿望与社会支配之间的紧张之中,因而技能是身体禀赋的一种社会建构。二是技能是个体的一种社会“通行证”,个体凭借技能进入不同岗位,带来经济地位、社会阶层以及社会权力上

的差别。

第二，技能是总体社会的共同利益。技能是一种“人类本质上共享并且互相交流的各种善意”，是通过集体努力紧密团结的社会成员关系中的固有因素，技能水平的整体增长，会带来社会福利的整体改进，不会因为一部分人的技能提升而导致其他人的福利水平降低。技能保证社会成员之间实现公平、有效的交流与互动，是劳动者社会流动与社会地位获得的载体，体现人力资本投资与社会融入努力的双重特征。因此，技能成为一种重要社会“黏合剂”，推动社会成员之间共享价值，提高社会认同水平，强化成员联系。

第三，技能是国家能力的重要来源。国家能力包括发展能力和治理能力。发展能力主要体现为经济发展、科技发展、社会发展、教育发展等方面的能力；治理能力则主要体现为制度化、法制化、协调化以及可持续等方面的能力与水平，而国家能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全社会的技能水平，主要体现为产业技能含量与社会民众的总体技能水平。一方面，民众技能水平是教育现代化水平的一种体现；另一方面，国家加强技能人才培养，推动技能型社会建设本身就蕴含了深刻的社会治理意蕴，是一种国家“治理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理念和行动传导了国家关于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的目标，国家相关政策明确定位“技能是强国之基、立业之本”，通过制度、资源的投入，让劳者皆有其技，技者皆得精进，使无技能与低技能人员不断减少，失业和无业风险降低，劳动力市场就业机会和就业结构改善，实现一项重要的现代社会治理目标。

（三）技能型社会与学历社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系

讨论技能型社会，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无法回避讨论与之相对应的学历型社会。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学历比其他因素对社会成员社会地位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影响了现代教育的发展。随着“学历至上”理念不断强化，学历文化盛行，通过学历对社会成员进行筛选，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民众对技能的认可、需求和接受技能学习的意愿，人们倾向于追求高学历，而非高技能。与此同时，学历社会也在无形中形塑了教育体系的核心特征，如不同教育类型的结构性地位、教育模式与方法等，对于推动技能积累和技能教育而言，这些都是不利因素，是构建技能型社会的障碍。在学历社会基本背景之下，讨论构建技能型社会问题，既要观察与研究学历社会对技能型

社会的阻碍作用，同时也应该充分理解学历社会中重视教育、整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技能教育与技能型社会构建的积极意义。

二是与之密切相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问题。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一项“充要条件”，没有高质量职业教育和高水平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技能人才培养目标也就无法实现。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重要基础。教育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经济社会适应性、产教融合水平、中高职衔接、普职融通、终身教育理念贯彻以及人才培养立交桥和合理教育结构等一系列体系性目标。不管这些具体目标内容指向如何，涉及哪些具体工作，都共同落到一个最为核心的目标，即提高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加强技能型人才培养，这也是技能型社会构建关键所在。

从三者关系角度看，学历社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也是社会进步和教育发展的一种标志，学历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不断被强化，也给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但是，学历社会过度扩张，民众“迷信”学历和文凭，势必挤压其他教育类型发展空间，职业教育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走“下坡路”的。正如波兰尼所形容，市场与社会的力量如钟摆一样的此消彼长而形成所谓的“双重运动”，学历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造成了教育发展与经济和社会的“脱嵌”，其他力量将会以某些方式重新得到社会的保护和推动发展。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来临，“学历贬值”成为一种常态，“本科生送快递”不再是新闻的状况下，我国提出构建技能型社会，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是纠正文凭至上倾向、回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一种直接体现。

三、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的现实背景

党的十九大强调“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构建技能型社会是产业转型升级、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现实需求，也是教育回归理性、缓解教育焦虑的可能方案。但同时，技能型社会建设也存在着诸多难题与挑战，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与成长机制不健全以及社会观念与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形塑我国技能型社会的走向与特征。

（一）技能型人才供给不足与创新型实体经济发展需求的矛盾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介绍，截至2020年底，全国技能劳动者超过2亿

人，但是，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口总量的比重仅为 26%，高技能人才只占技能人才总量的 28%；另据 2017 年第八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产业工人中无技术等级的比例高达 72.8%，无专业技术职称的达 61.3%，具备高级技术职称的仅为 4.5%。人社部网站刊文指出，由于我国产业工人队伍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不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40%，相当于美国的 7.4%。高级技工缺口很大，日本整个产业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占比 40%，德国则达 50%，而中国这一比例仅为 6%左右。有研究发现，我国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高级技师缺口最大，技能越高的劳动力缺口越大，需求人数比供给人数高出 50%；2003 年以来求人倍率一直大于 1。显而易见，技能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与满足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存在一定差距。

从世界发展经历看，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在新的发展阶段，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水平将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有研究者认为，在我国迈向高收入、高质量发展的时期，制造业占 GDP 比重应保持在 28%~30%之间。制造业对技能型人才需求以及人才成长周期可能更长，必然要求加强教育与培养工作。同时，由于国际环境变化，逆全球化势力不断兴起，全球治理不断失效，产业发展脱钩风险随时存在，但全球产业竞争与核心科技竞争越来越激烈。这一背景下，我国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全面战略转型，创新驱动发展成为最重要的动力，制造业和服务业都面临着技术水平的全面、快速升级，在资本深化与高技能工人就业之间的互补关系中，尤其在全球价值链不断升级的态势下，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由于人口老龄化与人口红利消失不断推高我国劳动力成本，大量制造业 FDI 逐步撤资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对我国就业市场造成冲击，低技能劳动力受到的影响尤其显著。缓解上述矛盾与困境，加强技能型人才培养，尤其是高技能人才培养，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二）零工经济的繁荣与社会“去技能化”隐忧

随着平台经济的兴起，我国零工经济日渐繁荣，据阿里研究院预测，到 2036 年，我国将会有 4 亿人参与零工经济。他们以在线工作模式为主，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丰富且无门槛的工作机会、自由的工作时间以及灵活的工作模式为我国劳动力与就业市场带来了全新活力，解构了传统劳资关系与工作模式，也

对我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行业形成“虹吸效应”，互联网平台新增劳动力中，很大比例来自传统生产制造业中的流水线工人和低技能服务人员，年轻人纷纷走出工厂，投身外卖大军，只因这些工作更自由、更轻松且收入更高。新的零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造成了其他行业的隐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 2021 年第一季度全国“最缺工”100 个职业中，制造业用工缺口最大。《2020 年一线蓝领用工荒情况调研报告》显示，年轻人从事一线蓝领工作的意愿低，直接造成“用工荒”。有学者认为，零工经济过度发展将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结构性风险，表现为经济层面的“产业空心化”、社会层面的劳动者权益“逐底竞争”以及文化层面的极端群体现象。在这些影响中，需要高度警惕由零工经济带来的社会“去技能化”趋势的经济后果和社会后果。年轻人回避技能型工作，放弃更容易形成技能积累的学习与成长机会，在个人层面，未来劳动权利和社会权利可能无法得到保障，独自面对各种风险的可能性更高；在产业和经济层面，如果没有规模庞大从事技能工作的年轻人队伍，支撑未来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基础将被大大动摇；在社会层面，如此大规模的一代年轻人以无正规工作、无社会保障、无技能以及无稳定收入群体的状态存在，未来社会后果无法低估。

（三）职业教育技能人才培养水平依然不高

我国传统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涵盖了三个部分：以“八级工资制度”为核心的职业技能认证体系、以单位制和稳定就业为基础的厂内“师徒制”培养体系以及以面向城镇居民为主的职业学校教育体系，很长时间以来，这一技能形成体系为我国形成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奠定技能基础。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传统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瓦解，技能认证体系和厂内师徒制逐步衰落，技能工人培养逐步纳入职业学校体系，职业教育体系成为技能型人才的主要来源。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在职业院校基础能力建设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就，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服务脱贫攻坚与促进教育公平等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但是，职业教育面临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一是技能人才培养水平依然有待提高，这既受到职业教育生源质量的限制，也与职业教育专业建设、课程开发以及资源建设有待加强密切相关，尤其是中职教育“普高化”趋势与高职的弱技能教育问题，严重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二是职业教育技能型人才培养机制有待健

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制度不少，但切实落实到解决技能人才培养的具体政策与实施策略的校企合作方案不多，从总体上导致出现职业教育技能型人才培养过程中社会与企业参与不足的状况，这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结构性约束。三是职业教育教师队伍难以与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相匹配，高水平技能人才到职业学校任教存在不同层面的障碍。此外，职业教育发展还面临制度创新不足、政策供给与执行乏力、投入力度有待加强以及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弱化了技能型人才培养功能。作为技能型人才培养主渠道，职业教育被寄予厚望，但目前无论是产业界还是社会大众，都很难说符合期待。

（四）技能人才发展体系的结构性缺失

健全的人才发展体系是技能职业吸引力的关键，包括与技能水平相匹配的薪酬体制、福利机制、上升通道以及社会声誉等。我国技能人才发展体系曾有“八级工资制度”，后来调整为初、中、高三级制，实现了行业归口管理，再到后来技能鉴定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技能等级也逐步与工资水平脱钩，客观上导致了技能人才发展障碍。人社部相关文件明确提出，“我国技能劳动者待遇长期偏低、职业发展通道不畅，技能劳动者工资作为引导劳动者进行技能人力资本投资的信号功能被抑制”。甚至有学者调研发现一个悖论：那些在技术技能提升上倾注大量时间与精力并且也能得到很好成长的技术工人，最终目的居然是为了脱离技术岗位，成为管理人才。因此，《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均对技能型人才的待遇、发展等关键问题，为企业提出了各类各层次技能人才待遇的细致建议。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技能人才工作环境、上升通道、薪酬待遇以及社会地位得不到保障，技能工作在我国虽说体面，但吸引力不足困境也是技能型社会建设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难题。尤其是近年来实体经济发展遭遇困难，在企业生存与发展动力不足条件下，如何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留下技能人才，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尤其不能陷入“边培养、边流失”的境况。

（五）技能治理体系的现实难题

技能治理主要涉及国家、教育与培训系统以及劳资双方等一系列关系的处理，国家在劳资双方根本利益博弈与冲突过程中所扮演的治理角色并由此形成的体制环境决定了国家技能形成体系，各国由于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技能治理模式与国家技能形成体系。有学者研究发现，英国的特征在于

失控的劳动——管理竞争导致动荡及工业技能体系不足，美国形成高度去技能化与国家介入的生产与管理技能机制，德国是典型国家介入形成的双元体制，日本则形成劳动与管理双向锁定形成精益生产模式。这其中涉及生产要素、劳动力权利、劳动管理以及国家治理的有关问题，影响国家对工业的理解能力，从而形成相应技能治理体系。

从我国技能治理发展过程看，有两个节点值得关注：一是国企改革、下岗潮与八级工制度的逐步退场；二是 2007 年《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一方面，国企改革客观导致了劳动岗位流动性大大增强，技能工人在国有企业福利消失，岗位稳定性下降，尤其是大量流动性强的农民工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进入各类企业，加之去技能化的标准流水线岗位对技能要求降低，我国企业技能积累进入低潮。在这一阶段同时发生的还有厂办技校或停办、或剥离，部分行业办学的职业学校也多数移交给教育或者劳动部门，技能人才培养过程发生割裂，天然的产教融合模式被破坏。过去一段时间，职业院校一直试图恢复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产教联系，但是效果不明显。另一方面，《劳动合同法》的本来意图是保护劳方，同时通过稳定的劳资雇佣合同促进企业技能积累，但由于种种原因，企业更倾向于通过以“劳务派遣”的方式雇佣员工，避免长期合同，同时通过到市场“挖人”的方式解决技能人才问题，而不会主动参与培养工作。这一状况造成了一系列后果：技能工人的企业归属感、工人对企业的依存感越来越弱，高技能人才的成长环境与条件也越来越不理想，技能积累水平越来越低，工匠精神稀缺。国家技能形成体系是关乎国家实体经济发展质量以及国家工业能力积累的重要命题，而国家工业能力是国家软实力与硬实力的铆合。国家如何调整技能治理模式，积极介入劳动过程和企业治理，提高技能积累水平，完善技能形成体系，可能是构建技能型社会的根本所在。

此外，推动技能人才培养、构建技能型社会，还有其他一系列不容忽视的背景，如逆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制造业实体经济地位的凸显，如人工智能时代“机器换人”的发展趋势，如技术先进国家或经济体对我国的技术封锁等，技能型社会正是在这样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背景下提出并推动的。

四、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的目标与方向

《“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形成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

技能精湛、素质优良，基本满足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技能人才队伍”。技能型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应该立足产业，面向现实需求与未来发展，面向每一个人，以科学、合理的目标为指引，明确建设重点与关键。在这一过程中，“人”始终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中心，一切应以人的需求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在技能型社会建设的目标体系中，广大民众的技能学习意愿与技能成就是最根本标志，完善现代技能培养体系是最重要基础，而只有在以人为中心的技能治理体系之下，技能的经济社会功能才有可能被最大程度激发。

（一）公众技能成就整体提升

产业发展对技能人才需求与技能人才供给不足的矛盾是构建技能型社会的起点，因此，公众技能成就的整体提升，一是意味着技能人才占劳动人口的比例进一步提高，拥有职业技能或一技之长的民众持续增长，各个产业中技能短缺问题得到改善。从个体层面看，无技能或者低技能人员不断减少，工作稳定性不断提高，职业转换能力增强，失业风险降低。技能型人才成长与发展的社会氛围友好，社会基础稳固，尤其是奠定形成顶尖技能人才形成的人才队伍基础。二是高技能人才数量稳步增长，逐步达到工业发达国家高技能人才占比水平。缓解高技能人才“青黄不接”的状况，同时充分发挥高水平技能型人才在产业领域项目研究、工艺改造以及产品研发中的作用，适应并引领产业发展需求，提升产业创新品质。

公众技能成就整体提升，首先需要转变技能观念。长期以来，民众对脑力劳动的偏好和对技能工作相关的体力劳动的排斥，已经形成对教育偏好和职业选择产生深刻影响的社会文化，社会上存在的“重学历、轻能力；重理论、轻操作；重装备、轻技工”现象短期内还有广泛影响。要实现全民技能提升，逐步转变对技能、对劳动的落后观念是基础。这要从制度上保障技能工人劳动权利、社会保障权利以及发展权利等，让工人阶级重回社会生活的中心，让公众切实感受到从事技能工作的优势和荣光。

公众技能成就整体提升，关键要瞄准服务重点产业和战略发展方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部署了“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明确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要求和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因此，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与人才培养要围绕现代产业体系中的重点领域，尤其应突出培养先进制造、信息

网络、数字内容、绿色低碳与节能环保产业以及科技服务、老年消费、医疗健康等产业的技能型人才，以高水平技能人才培养服务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与服务制造。公众技能成就提升还应关注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如通过培养适应乡村发展的技能人才，以建设技能乡村促进乡村振兴就是一项需重点关注的内容。

公众技能成就整体提升，尤其应该关注特殊群体的技能学习需求。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原则应该体现包容和公平，因此，尤其应关注那些在资源获取、技能获得等方面存在困难的人群，如残障人士、边缘人群等。将特殊人群纳入技能型社会的重要关注范围，让弱势人群有接受技能培训、掌握一技之长的机会，并能凭借技能获得工作机会，共享技能社会成果是技能型社会构建的重要目标。

（二）国家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持续改进

人才培养体系是技能型社会的根基，高水平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才培养基本符合企业用人需求，初步实现人才培养、社会需求及个人发展的衔接；二是培养过程奠定技能人才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基础，而不仅仅是解决短期的企业需求；三是人才培养体系与产业体系形成长期有效互动。实现上述三个目标，需要从体系、育人机制以及教师队伍和国家支持等方面不断完善人才培养体系。

优化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功能完备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基础，体现了职业教育的经济社会适应性特征，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现代职业教育类型特征更加明显，在体系框架上，突出纵向贯通、横向融通；强调职业启蒙教育作为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升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础的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着力培养学生基础能力，不断改进技能型人才培养主体的高等职业教育水平与层次。第二，面向技能型人才可持续发展，畅通不同教育类型之间、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之间衔接与沟通渠道，扩大技能型人才学习和发展机会，并通过开放学习资源、学分银行等一系列建设，畅通技能人才发展通道。

优化人才培养体系需要校企深度融合的育人机制，充分利用社会主体资源优势，发挥多元主体的技能人才培养职能，促进校企“双主体”真正落实到人才培养全过程。需要企业深入参与到职业学校的专业建设、课程开发、资源优化以及技能教学和实习实训的全过程，同时在师资规模、结构、来源、能力等方面承担相应职责。

优化人才培养体系需要国家对职业教育持续和有力的支持。过去十余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得到长足发展，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国家重视和增加财政投入。构建技能型社会，需要职业教育持续的稳定发展，最怕大起大落，需要政府加大对职业教育支持力度，从政策、投入、治理等方面提高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优化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三）国家技能治理体系完善

技能治理体系完善主要包括国家选择合适劳动管理模式，积极改革企业治理结构，促进形成良性劳资关系和有利于技能积累的雇佣模式。治理模式的差异产生了不同技能形成体系，尤其是在工业化社会不断迭代升级、智能社会呼之欲出以及企业结构不断变革的背景下，国家技能治理体系应不断适应发展趋势。构建适应技能型社会的治理体系，主要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促进形成更加合理的技能供需结构，调节技能短缺；二是形成完善产业技能人才培养供给的技能制度体系；三是重建企业治理机制、社会保护与职业教育培训的协调关系，实现国家治理能力进入技能领域，实现技能治理体系与技能治理能力现代化。

完善国家技能治理体系，首先是国家技能治理体系相关制度不断完善，主要涉及技能工人的社会福利制度与企业治理制度，以制度的形式，既要保障技能人才劳动安全与职业安全，降低失业风险，提高技能工人抗风险能力，又要以科学的薪酬制度来确保技能工人岗位吸引力。加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促进建立科学、合理的企业治理结构，健全科学劳动管理制度，强化《劳动法》对工人保护的同时，监管和就业创造之间需要实现适当的平衡，形成良性劳动与管理关系，逐步优化适应现代企业制度和产业发展特征的生产模式，在企业层面形成有效的技能积累机制，实现技能工人发展与企业进步之间良性互动。

其次是国家有效调控市场在技能形成体系中的地位。在国家关于技能型社会构建的总体框架下，通过在国家 and 市场之间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多主体共同参与技能形成过程政策供给、人才培养、成本分摊、质量保障以及人才就业等工作，形成以国家为主、多方参与的技能供给机制。

最后是国家技能人才认证实现突破。目前，我国职业教育 1+X 证书制度虽有推动但效果不明显，应着力推动建立贯穿技能人才发展的学习成果认证体系，以国家资历框架搭建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阶梯，明确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互认标

准，明确职业资历与学历资历之间的对应关系，以职业标准体系建设衔接职业教育标准，实现技能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的有序衔接，奠定技能型社会治理制度基础，明确实践路径。

（四）技能在促进社会流动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技能本身具备较强的社会治理意蕴，同时其社会流动功能也应该在技能型社会得到彰显。过去一段时间，技能类工作吸引力下降，与企业中产业技术工人普遍面临职业发展通道窄、上升空间小、工作稳定性下降、薪酬难以符合期待等问题密切相关。对一线工人来说，获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后，几乎就触到了职业发展的“天花板”。教育的功能之一就是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基础上实现社会流动，技能莫不如此。如果技能丧失了促进社会流动功能，技能人才的经济条件与社会地位不能随着技能等级提高而改善，那么民众对技能工作的兴趣自然就会下降。技能型社会的形成，将发挥技能在劳动力价格机制中的作用，以技能层级决定的工资水平来调节“人一岗”匹配，从而逐步将高技能人才岗位往高福利、高稳定性方向发展，提高岗位吸引力。充分激发技能的社会流动功能，技能工人充分拥有自身发展权利，发展通道更为畅通，在企业岗位体系基础上，形成横向按工作性质、内容等划分不同技能序列，纵向按技能人才专业知识、技术技能、资历经验、工作业绩等因素划分层级的有机系统，形成体现技能人才个人能力、反映岗位差别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在职业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基于自我意愿的身份转换、实现社会地位提升等。与学历社会中的文凭一样，技能型社会中的技能将成为个体身份最显著标志之一，并能有效促进个体社会流动。

五、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关键主体与相应职能

构建技能型社会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项系统工程需要党和政府的领导，需要企业、学校以及行业协会等社会主体的积极参与，更需要社会个体的积极投入与参与。

（一）政府应充分发挥在技能型社会建设中的主导地位

技能型社会建设是国家推动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需要政府发挥其多元职能，既需要政府主导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方向与节奏，又需要政府引导相关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全过程，还需要政府关注建设过程与建设绩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加强制度供给。技能型社会建设过程中，国家相关技能制度建设和

政府激励机制是基础。在立法部门的制度基础上，政府要通过出台适应技能型社会建设相关制度，以制度设计强化激励，以制度建设促进技能治理。围绕技能型社会建设重大问题，完善技能投资、技能供给、技能认证、技能使用以及社会合作等方面的技能形成制度体系；明确并主导技能型社会建设的远景规划、现实目标、具体战略以及建设机制，建立面向技能人才培养和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关制度。二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技能人才培养过程需要政府切实履行财政支持责任，作为技能人才培养主体，职业院校基础设施和基础能力建设、实习实训和资源建设都需要经费投入，尤其技能人才培养跟上产业发展需求要求更高水平的持续财政投入。三是政府要积极发挥治理作用，对不同社会主体的技能人才培养过程和技能人才成长环境的营造进行科学、合理监管，强化技能型社会建设相关制度执行、监管、评价与改进工作，及时调整、修正制度缺陷与漏洞。

（二）强化职业院校在技能型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第一，面向社会提供多元、包容与公平的优质职业教育与培训服务。对接经济社会发展的技能要求，整合各方资源，面向有技能发展需求的人群，无论其财富、性别、年龄、种族、宗教信仰以及身体状况，只要有技能学习需求，学校就应创造条件，为其提供优质、公平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服务。

第二，职业院校是技术技能积累与创新的重要载体。在新的发展时期，职业院校社会功能与角色在不断扩展，技术技能积累功能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不断走向社会、融入产业的过程中显得尤其重要。职业院校作为技术技能的“蓄水池”，为企业“储存”了大量生产和创新实践中所累积的技术知识与能力。与企业自身技术技能积累不同的是，职业院校技术技能积累更具有教育性和公共性。发挥职业院校技术技能积累功能，要通过在职业院校设立与企业紧密合作的技术技能创新平台，实现新的管理、设备、技术、材料与工艺等内容的应用，加快技术的技能转化进程，缩短技能人才培养与企业的距离。

第三，职业院校是社区技能文化传播的积极行动者。职业院校办学要面向社区和民众，开展开放活动，让职业教育和技能得到更好地传播。设立技能文化节、校园文化周、学校进社区等活动，邀请社区和家长关注和参与活动，展示学生学习成就，展示技能工作的特点，展示职业教育的良好形象，消除家长与公众对职业教育和技能工作的不信任与偏见。

（三）企业在技能型社会中承担着多元功能

一是企业有参与技能人才培养的天然责任，并体现相应的职能。作为劳动关系中的人力资源使用者，应分担技能人才培养成本和责任。一方面，基于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平台和机制，企业利用自身资源优势，深度参与到职业院校专业建设与规划、课程开发与教材编写、学生教学与实习以及提供兼职专业教师和设备资源建设等系列工作中，利用企业自身异质性视野，为改进职业院校技能型人才培养提供思路，投入资源参与人才培养实践。与此同时，企业也承担着面向内部员工提供技能发展服务的责任。另一方面，企业作为技能人才聚集地，有责任、有义务向社会、向大众展示技能的魅力和技能工作的优势，宣传技能型社会建设重要意义，让公众更加了解技能、关注技能、学习技能。

二是企业推动内部治理结构改革是构建技能型社会的重要支撑。企业要通过推动内部治理体系改革，以构建科学劳动关系为目标，在企业组织内部落实社会责任，推动企业内民主治理，通过企业工会、职工代表大会、师徒纽带、劳动纠纷与劳资冲突法律援助与谈判机制以及社区参与等多种手段，既要关注国际经验，也要向历史学习，多种途径疏通劳资关系，奠定稳定的技能积累机制的企业内部组织基础。和谐的劳动关系在保障技能工人权利的同时，将有效促进企业技能积累与创新，提升技能工作吸引力，也是技能型社会的重要基础。

（四）行业组织的角色与责任

行业组织可以利用其专业权威性和价值相对中立的特点，在国家技能形成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传统的学徒制中如此，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行业组织的角色也需要明确，如英国行业技能委员会（Sector Skills Council，简称 SSC）专为特定产业部门设定培训战略，25 家持照部门技能委员会覆盖了全英大约 85% 的劳动力，负责为相关职业领域确定技能供应，并在确定技能培训主体和资助资格方面扮演主导角色。要重视行业组织的角色，为其在技能型社会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创造条件。第一，行业组织作为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的松散共同体与群体成员诉求的汇集点，可以充分利用其参与市场领域治理的主体地位，在行业发展规划、政企沟通交流以及促进政府政策制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研判行业发展趋势与技能人才需求，研制行业发展战略，及时反馈企业各方面诉求并将其转化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建议。第二，行业组织充分发挥其专业权威性，承接由政府

部门让渡的部分权力，与政府部门形成互惠合作关系，如技能认证与考核等方面工作，在充分的国家制度供给与监管模式下，行业组织将能成长为独立于技能人才供给方和需求方的权威技能认证机构，并向各方反馈技能供需状况。第三，行业组织可以推动行业技能标准建设，通过吸纳企业参与技能标准建设过程，发挥企业在技能形成、技能积累以及技能创新方面的主体性作用，强化行业组织与企业之间的有机联系，进一步发挥行业组织在技能型社会中的重要角色。

总而言之，构建技能型社会需要多主体参与，更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统筹力度，协调职业院校、企业以及行业组织在技能人才培养中的地位、职能与行动。

六、结语

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下，我国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面临着众多挑战与机遇。构建技能型社会，是一项勾连经济与社会领域的重要行动，是推动我国从“工业大国”走向“工业强国”，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从“世界制造业中心”走向“全球产业链枢纽”的重要力量，这也是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命题。发展职业教育，构建技能型社会，国际上工业发达国家有基于自身政治传统与经济社会环境的模式选择，一些成功的制度、模式或者具体实践可以为我们所借鉴。但是，构建技能型社会，要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从实际出发，立足中国新发展阶段，推动职业教育发展融入经济社会新发展格局，从观念、文化、制度、治理以及人才培养实践诸方面改革与发展，不断完善面向技能型社会构建的现代职业教育路径，完善技能型社会的建设路径与运行框架。同时也要不断深入研究，回应人才培养与制度建设中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难题，为技能型社会建设探索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

（摘自：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2, 06, 11-21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技能社会的核心、载体与共同体逻辑

李玉珠 弓秀云 张秋月

2021年4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提出了建设技能型社会的理念与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提出要“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5月，教育部原部长陈宝生提出要“加快建设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技能型社会。”目前，在经济方面，制造业是我国的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同时我国制造业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低技能依赖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工程师和高技术技能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成为产业升级的主要制约；在社会层面，低技能劳动者逐渐成为新贫困群体的主体，技能更新与产业工人福利获得之间的张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在这种形势下，探索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工程师及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技能社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

一、技能社会的内涵

技能社会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迈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提出的一种教育和社会革新理念。当前，我国对技能社会的解读与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已有学者进行了研究。

石伟平认为“从技能形成理论的角度看，技能社会就是增加技能形成的多元化路径，提升技能形成的效率；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看，技能社会就是推动劳动者从初级劳动市场进入次级劳动市场，帮助劳动者更牢固地把握好自己的生涯发展；从职业教育学的角度看，技能社会就是创造人人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人人接受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熏陶的社会氛围与教育机会”。王星“从与文凭社会对比的角度来解释技能社会，他认为文凭社会注重的是文凭证书的覆盖状况，技能社会则更强调技能形成的过程，技能社会涉及技能供给的主体是谁，谁控制（主导）了技能形成过程，技能形成的成本分担与社会保护机制，技能形成的社会后果等问题，技能社会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类型的想象，而更多是基于现实的反思”。李玉静等认为“技能社会是一种社会形态，不仅仅涉及教育领域的改革，而且要实现相关社会组织与要素的全面革新”。李梦卿等认为“技能社会建设以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为前提，以打造能力建设体系为抓手，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为目标，其旨在实现新常态、新标准、新发展的愿景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耦合，彰显了新时代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的价值追求和时代风尚”。

综合上述，本文认为，技能社会是国家尊重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享有技能的社会，是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的社会。技能社会是以技能为本质与核心，以技能形成体系为重要载体，以技能共同体为建设逻辑的社会。

二、技能社会的本质与核心：技能

技能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对其有着丰富的研究，每个学科基于不同的角度，赋予了技能不同的内涵。

在教育学的视域下，“技能作为应用技术的能力，是人们运用知识和经验顺利完成某种任务的一种活动方式”，是一种个体层面的技能，即一个人做事的技巧或能力，一个人在其专业领域工作的能力。

在经济学的视域下，“技能意味着经济收益”，这一经济收益的主体可以是技能拥有者，企业或者其他市场主体。博斯等人认为“技能对国家经济增长绩效具有绝对核心作用”，阿西莫格鲁等经济学界的研究者也认为“技能和生产力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总结经济学对技能内涵外延的研究，可以得出技能的一些特征：其一，技能是一种生产要素，技能的获得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其二，技能获得意味着经济收益的提高；其三，生产过程中的技能是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最后，技能的获得和提高可以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综合而言，从经济学的角度，“技能是一种能够给所有者和使用者带来经济收益的生产要素”。

在社会学视域下，“技能既是劳动者的一种个体能力，同时还带有强烈的社会公共品色彩，是劳动者社会流动和社会地位获得的载体”。“技能不单纯是个体掌握学习某些个人技能、私有技能，更是一种宏观的、整体意义上的公益物品，一种集体意义上的社会能力”。

技能社会以技能为本质与核心，这里的技能“既是一种劳动者个体能力，又是一种国家层面的、集体意义上的社会能力，还是一种社会的公益物品；它既是劳动者谋生的工具，也是劳动者社会流动和社会地位获得的载体；作为一种国家层面的、集体意义上的社会能力，更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国家竞争优势达成的核心要素之一”。正是因为技能的这种个体能力、集体能力、公益物品、经

济引擎等多重属性，要求我们建设国家尊重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享有技能的社会。

三、技能社会建设的重要载体：技能形成体系

技能形成体系是技能形成的路径与方式，基于不同的技能内涵，学者们对技能形成体系的认识也是多样化的。在教育学的视域下，学者认为技能形成体系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技能培训体系，从内容上讲，主要包括全日制技能培养体系、在职培训体系和各种培训项目”。

经济学者感兴趣的是技能形成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及技能形成带来的经济功效。经济学家一般依据技能获得的场所将技能形成体系分为两类：学校技能形成体系和工作场所技能形成体系。

社会学者认为，“国家技能形成体系（体制）是指一个国家在技能形成上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即所谓的‘制度包’，具体包括财政制度、职业培训认证制度、以及劳动过程制度”。

不同学科的学者看到了技能形成体系的不同方面，综合而言，技能形成体系是培养个体技能、形成集体技能以共同促进经济发展的综合体系及其制度安排。个体技能的技能投资与培养体系支撑技能社会建设中个体技能的提升；形成集体技能的技能评价、使用与保障体系支撑技能社会建设中技能集体属性、公益物品属性的实现；而个体技能的培养、技能技术公益物品属性的实现皆有赖于嵌入其中的技能形成体系的“制度包”的支撑，最终形成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力。

因此，只有技能形成体系才能支撑技能社会的建设，实现技能的个体属性、公益物品属性、经济引擎属性；依赖于技能形成体系的技能社会，才是以技能为本质与核心的社会。

从学者们对技能形成体系的多样性研究中可以看出，技能形成的不同阶段、不同的制度环境，不同的产业结构，适用的技能形成体系不同。对技能形成体系进行分类，才能根据我国区域、产业和企业发展的多样性，选择适合的技能形成体系，建设适宜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技能社会。

（一）技能社会的区域差异

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社会环境等与技能形成体系相互作用，不同的国家制度、环境形塑了多样化的技能形成体系特征，多样化的技能形成体

系又支撑了不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学者们依据各国政治经济制度的特征，将技能形成体系划分为社会合作模式、技能替代模式、政府主导模式、分裂模式。

1. 社会合作模式

社会合作模式技能形成体系的典型特征是在技能形成方面，国家的各个政府机关、行业、产业、工会等组织都积极地为国家的技能形成与积累贡献力量，在技能形成的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比如：雇主、工会、学徒、工人、行会等形成了可信任承诺关系。例如，在协调市场经济国家，密集且强有力的工业团体代表以及企业、行业协会、职业学校之间形成的非正式的、非建制化的连结，促使其国家技能形成体系形成“国家资本”优势，并具有“集体主义”特征。在这样的组织形式下，“企业无需担心在技术研发、技能培养以及长期的财务投入方面的风险，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上的生产体制无须担心来自同行业的竞争”。“生产制度和企业间联系的支撑，使得企业能够在生产条件满足时，维持一种‘异质多样化’的生产策略，朝着高技能、高附加值的产业方向改进”。

在我国经济发展制度环境条件较好的地区，例如江浙沪地区经济基础比较好，产业布局成熟、政策制度体系比较完善，各社会组织的协作多且比较成熟，各个社会组织有合作的基础，乐意加入到技能形成的事业中来，共同设计技能培训目标、课程，共同实施教学，技能形成的责任由社会合作者共同分担。在这类地区就适合以社会合作式技能形成体系为载体建设合作式的技能社会。

2. 技能替代模式

替代式技能形成体系的典型特征是企业不希望技术工人参与到企业的管理和生产策略的制定当中，这也奠定了技能在企业里地位低下的基础，然而，企业又不得不从市场获得足够多的技能和稀缺的高质量技能人才以解决面临市场竞争时的问题。企业偏爱采取技能替代的策略，对于一般技术工人采用“机器换人”模式替换掉，对于高技能人才采用外部补充的方式来满足。

在我国一些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高等教育比较发达、人才集聚的高新技术区域，企业拥有良好的外部劳动力市场，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与产业结构匹配度比较高，企业能够在外部招聘到合适的各类高水平人才，满足其处于产业链上游研发、创新人才需求比较多的要求，例如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地。在这类地区就适合以替代式技能形成体系为载体，构建高技术技能社会，技能形成的责

任主要由技术大学和专业院校来承担，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创新型人才。

3. 政府主导模式

政府主导模式技能形成体系，也是其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制度的产物，“在政府主导模式中，政府控制着有技能的劳动力市场的供应，也通过工业和行业发展政策，控制着技能的需求。他们将技能供应与技能需求高度结合在一起，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预期轨迹”。

“在政府主导模式中，经济的升级与转型最先发生在新企业，政府倡导新企业生产高附加值的商品，减少对低技能劳动力的依赖，减少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对于既有的基于低劳动力成本而生产低附加值的企业，包括跨国公司，政府对其进行游说，说服其进行升级，以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为了迫使企业实施高附加值的生产战略，政府会实施提高工人工资的计划，为提高职工技能而实施培训，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在我国有些区域，其社会组织力量较弱、经济发展水平一般，但国家资源比较丰富，比如老工业基地、石油基地等。像这样的地区，由于国家资源丰富，就可以凭借国家资源的力量，发挥更多的协调作用，比如政府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升级、并制定一系列与技术创新升级相关的制度、政策，引导企业创新、朝着高技能形成模式发展。在这样的地区就比较适合以政府主导模式技能形成体系为载体，构建政府主导式技能社会，政府引导技能需求、引导技能供应，促使技能供应与需求协调一致。

4. 技能分裂模式

技能形成体系的分裂模式，顾名思义，在技能培养的各方面是分裂的，职业学校培养通用技能，企业提供自身所需的具体技能，大型企业为了招聘和留住人才而开展培训，形成了企业内部自给自足式技能形成模式。也就是说在这种模式下，有比较发达的职业教育或者高等教育，也有比较坚实的企业内培训，但职业教育或者高等教育与企业内培训的联系并不密切，二者分工比较明确、职责比较清晰，各自完成各自的培养任务，彼此之间的合作和联系比较少。

在我国有些区域，如广东、河北的技术教育、高等教育相对比较发达，技能人才数量较多质量也比较高；同时，拥有较多的国有大型企业，这些国有大型企业实力比较雄厚，有自己的企业培训，这样的地区就适合建设多样化的技能形成

体系，包括分裂模式的技能形成体系，以分裂模式的技能形成体系为载体，建设多元支撑的技能社会，由技术大学、专业院校、企业分别培养高技术技能人才。

（二）技能社会的产业差异

产业分类的对象是国民经济结构，分类的内容是人类生产活动。王树林的产业分类方法为我们考察产业人才的技术技能需求提供了参考，即生命产品再生产产业：农业、狩猎业、林业和渔业等；人工产品再生产产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等；物质性网络服务业：商业、金融业、运输业、通信业、仓储业等；精神产品再生产产业：科学研究行业、信息服务行业、咨询服务行业、新闻出版行业、广播电视电影行业、文化行业、法律服务行业等。

加拿大技术哲学家邦格认为，作为应用科学的技术包括“物理技术、生物技术、社会技术、思维技术、心理技术等”。物理技术即民用技术、机械技术、电子技术、空间技术；生物技术即药理学、医学、牙科学、农艺学；社会技术即法律、管理科学、人的管理、城市规划和军事科学；思维技术即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心理技术即精神病学、临床心理学、教育心理学。

依据应用科学的技术类型划分，结合我国技术大学和高等职业院校的专业教育，可以将技能形成体系做相应的分类。每个类别的技能形成体系都具有不同的特征，对应不同的产业需求。依据应用科学技术划分的技能形成体系和不同的产业部门需求构建的技能社会，是适合产业差异化的技能社会。

1. 适应人工产品再生产产业的技能社会

物理技术类技能形成体系，突出强调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提高，以满足产业对职业技能、技艺和运用能力的需要。学生的学习强调工作过程导向，取得真实的工作过程经验，学生参与企业的真实生产任务，在生产过程中，可以实现反复、可操作、可再现、可控的技能训练，达到提升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目的。

人工产品再生产产业对技术技能人才要求是具有较高水平、较宽领域的复合技能、创新技能、深层次技能，人才需求的数量比较庞大。以物理技术类技能形成体系为载体，构建适应技能社会，高等职业院校、技术大学与企业深度融合，共同培养，以满足人工产品再生产产业的人才需求。

2. 适应生命再生产产业的技能社会

生物技术类技能形成体系，重点培养学生的服务能力和专业技能，学生服务

的对象是有生命的个体及个体组成的社会，是对有生命的个体的管理和服务。这类技能形成体系注重工作现场的体验式实训，注重长期的企业实践经验的积累。

生命产品再生产产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要求是具有中等水平的一般技能、较高水平的手工技能和专业技能，人才需求的数量中等。以生物技术类技能形成体系为载体，构建适应技能社会，在企业高度参与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个体的技术技能，以满足生命再生产产业的人才需求。

3. 适应精神产品再生产产业的技能社会

社会技术类技能形成体系和心理技术类技能形成体系，注重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在不断变化的工作情境中参与计划和决策的能力。这类技能形成体系注重企业实训和校内实训、社会实训三种实训，企业实训是流程式实训，学生到企业主要是了解企业情况和岗位工作流程；校内实训是模拟实训，主要是通过模拟服务行业的真实业务环境、业务流程来实现仿真化模拟实训；社会实训，主要是以社会为课堂，充分整合全社会的教育资源，通过各类社会实践的形式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精神产品再生产产业要求技术技能人才具有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并且能将这些知识应用于实践，能够处理复杂问题，将复杂问题条理化。有些专业还“要求学生拥有较为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综合素质，讲究‘杂’，知识体系如同‘W’或‘M’型，且知识、能力的组成是拼盘式的，强调各个模块的联系”。

以社会技术类技能形成体系和心理技术类技能形成体系为载体，构建适应技能社会，综合性大学、企业和社会协同合作，以满足精神产品再生产产业的人才要求。

4. 适应物质性网络服务业的技能社会

思维技术类技能形成体系，注重“以项目带动教学、以项目检验教学”的项目包实训，让学生在仿真模拟的工作环境如工作室中，进行真实项目的实训，使学生能够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在体验企业设计与制作生产流程的过程中完成项目、创造产品。

物质性网络服务业要求从业人员具有相应的专业理论基础、基本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能够根据实际的项目包进行设计、制作、实施。以思维技术类技能形成体系为载体，构建适应技能社会，高等职业院校、技术大学、企业相互合作，以

满足物质性网络服务业的人才需求。

（三）技能社会的企业差异

以技能形成体系为载体，建设技能社会，还应考虑企业的技术创新方式，建设适应企业技术创新方式的技能社会。

1. 急进式技术创新与外部技能形成体系

急进式技术创新主要是生产技术本质上的改变，包括由此带来的全新产品和全新的生产程序。比较而言，急进型创新模式更有效率，可满足效率至上的风险资本投资要求，所以，它对灵活多变的科技产业很重要，如生物科技、软件行业，这些产业注重创新设计以及快速生产的技术。这种技术创新方式适合采用外部技能形成模式，即以企业外部投资与培养为主体的技能形成体系。

以外部技能形成体系为载体，构建适应企业急进式技术创新的技能社会，在这种技能形成体系中，技能投资主要依靠企业的外部力量，比如政府、社会力量或者学生个体，技能培养的实施主体是各类技术大学或职业院校，学生作为个体在技术大学或职业院校学成后进入劳动力市场，企业从劳动力市场（企业外部）快速补充适合的技术技能人才，不需要承担培养培训的直接成本。外部技能形成体系的这种补充快速的特点，能够满足企业占领时间优势，急进创新的需求。

2. 累积式技术创新与内部技能形成体系

累积式创新主要是对现有生产线和生产流程的技术进行持续、渐进的改进，累积式创新模式相对效率较低，见效较慢，比较适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较大、注重持续竞争力的产业，比如机械加工类、工程或特殊交通设备等装备制造行业。累积式技术创新的周期比较长、耗时比较多，速度比较慢，这种技能的迁移性较小，员工掌握这种技能以后不能迅速地应用于其他的企业或者不能迁移到其他企业。这种技术创新模式的长、多、慢、小特征决定了其适合内部技能形成体系，即以企业内部投资与培训为主体的技能形成体系。

以内部技能形成体系为载体，构建适合企业累积式技术创新的技能社会，在这种技能形成体系中，技能投资主要依靠企业自身力量，技能培养与培训的实施主体也是企业，即企业自己投资自己员工的培训，或者自己建立培训基地、培训大学，或者实施现代“师带徒”模式培养培训员工。内部技能形成体系较强的技术技能积累性和专用性、较高的员工忠诚度和组织承诺能够满足企业技术累积创

新的需求。

综合而言，不同区域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产业的应用科学技术、不同企业的技术创新方式等，都对技能社会的建设有需求、有影响，我国在建设技能社会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这种需求与影响，以多样化的技能形成体系为载体，构建适用区域、产业、企业差异的技能社会。

四、技能社会的建设逻辑：技能共同体

共同体本质上是一个有机的“关系体”，指向主体的共同性，如共同的价值、共同的思维、共同的行为、共同的生活等，这样的共同性在性质上是积极的、向上的、充满活力的，能够有力地满足共同体及其成员的发展需要。技能共同体以共同价值观、共同命运、共同行动为共同特征，多方技能形成主体围绕个体技能提高、公益物品增加、经济引擎力提升共同活动，形成有机的关系群体。以技能共同体为建设逻辑的技能社会，其共同价值观是指技能形成主体以技能为核心，追求技能的价值；其利益共同体是以共赢为行动的根本要求；其共同命运是指技能形成主体不可或缺，各力量均衡，共生共存共命运。

以技能为核心的价值共同体是技能社会建设的目标指向，以共赢为根本的利益共同体是技能社会建设的实践要求，以主体均衡共在为关键的命运共同体是技能社会建设的结构承当。总之，以具有共同价值观、共同命运、共同行为特征的技能共同体是技能社会的建设逻辑。

（一）以技能为核心的价值共同体是技能社会建设的目标指向

技能共同体以追求个体技能的提升、公益物品的增加、经济引擎力的提高为共同的价值追求，对技能的追求是技能共同体的灵魂与最高准则，是技能形成主体共同推进技能形成实践活动的根本动力。技能社会的建设应以技能为核心的价值共同体为目标指向。

技能社会作为以技能为核心的技能共同体，具有其典型特征。

第一，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的技能，经济的引擎力强，对产业发展的推动力较大。这一目标的实现，要求技能共同体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要将技能人才培养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与产业全面转型升级的大局中进行统筹规划，提高产教要素之间的匹配度、把握产教要素融合和共生共进的规律；深入分析产业技能需求，企业技能力量，从企业技能培训体系、企业治理机制和社会保

护制度的匹配关系入手，彰显技能共同体的适应性，满足国家提出的技能社会建设要“长入经济”的要求，提升技能的经济引擎力。只有技能真正长入经济，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才能实现“国家尊重技能”的目标。

第二，技能社会作为以技能为核心的技能共同体，其中技能作为一种社会公益物品，技能的扩散程度比较大，人人得以获得，人人得以发展。这一目标的实现，要求技能共同体在人才培养、评价与使用过程中，将技能作为一种社会公益物品，面向人人，优质多样。人人得以获得，是指技能共同体在技能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使技能面向每一个人，使每个人能够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技能、职业发展所需要的技能、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技能。人人得以发展，是指技能共同体在人才评价和使用过程中，要注重公平，注重技能人才的成长晋升，能够保障技能人才的就业权益与发展权益；使技能之路对青年人才来说是有吸引力和前途的，能够激励更多青年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使技能成为劳动者谋生的有力工具，成为劳动者社会流动和社会地位获得的有效载体。满足国家提出的技能社会要“汇入生活”“融入文化”的要求，实现社会崇尚技能的目标。

第三，技能社会作为以技能为核心的技能共同体，其技能作为一种个体能力，水平高是其典型特征，技能拥有者的身份可能仅仅是一线技术工人，但从水平上却是技能精英，是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师，是技能的享有与享受者。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调动好高校和企业的积极性，高校要深化工程教育改革，加大理工科人才培养份量，探索实行高校和企业联合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工科人才的有效机制。企业要把培养环节前移，同高校一起设计培养目标、制定培养方案、实施培养过程，实行校企双导师制，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解决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与生产实践脱节的突出问题”。满足国家提出的技能社会建设“深入人心”的要求，实现人人享有技能的目标。

技能社会的建设就是要实现技能共同体经济的引擎力强、技能扩散程度大、技术创新水平高的目标，形成国家尊重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享有技能的格局。

（二）以共赢为根本的利益共同体是技能社会建设的实践要求

任何共同体在根本上都是存在某种利益的共同体，而且互利互惠、共生共赢是维系共同体可持续稳定发展的最根本动因。技能社会是一个以共赢为根本的利

益共同体，政府、雇主、学校等在技能形成的过程中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享利益。在实践中共同把握技能人才培养的需求、规格、水平、规模等，共同培养高技术技能人才，共同分享高技术技能人才带来的人力资本收益。

在技能共同体中，企业作为主体之一，其参与技能形成的目的主要是获得高水平的工人，从而获得一定的收益；企业与学校的合作，源于二者是异质性资源的拥有者，企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人力资源由学校培养和提供，企业技术转型升级、新技术的应用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学校培养的技术人才；企业参与技能形成还为了能够提升企业的战略思想、组织文化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有助于培育企业的长期发展活力。学校作为主体之一，其参与技能形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企业的资金支持、资源设备支持等；是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为学生寻找实习场所和就业单位。政府推动技能社会的建设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政府将技术技能创新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一部分，推动技能社会建设以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其二，政府将技能人才的培养作为国家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战略，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维护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途径。

从以上分析可知，不同的主体参与技能形成，参与技能社会建设的目的和诉求是不同的，在以共赢为根本的利益共同体中，要使不同主体的目的和诉求达成一致，相互妥协、相互支持、合作共赢，技能社会才能获得建立并长久发展。

（三）以主体均衡共在为关键的命运共同体是技能社会建设的结构承担

“所谓命运共同体就是以共同命运为中介而实现的内部统一，其核心是主体的共在，任何一个主体都是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相互依托、荣辱与共、融合共生，共同努力，使共同体得以发展”。技能社会是一个需要多元行动主体共同合作的社会，需要政府、雇主、工会、学徒（学生）、行会等多元主体的共在，且力量均衡。

多元主体共在，意味着在技能共同体中，在技能人才投资、培养、评价、使用等多个环节，政府、雇主、学校、工会、行会、学徒（学生）等共同努力，不缺位。技能的投资要责任分担，只有责任分担才能使技能形成具有长久性，责任分担的技能投资制度是技能社会建设的基础制度；技能的培养要共同实施，学校和企业是技能形成的双主体，任何一个主体的缺失都不能形成高技能均衡，要建立技能形成与产业协调发展机制，密切技能供应与技能需求的关系，技能培养共

担合作制度是技能社会建设的核心制度；技能的使用要公平，使技能人才也能有良好的社会经济报酬和社会地位，没有良好的技能使用环境与保障技能人才发展的制度，高技能形成不可能实现，公平的技能使用制度是技能社会建设不可或缺的制度。

力量均衡，意味着在技能共同体中，政府、雇主、学校、工会、行会、学徒（学生）等协同与合作，如果一方的力量独大，其他的力量比较薄弱，合作与协商就无从谈起。目前，在我国政府、企业、工会、行业四者的力量并不均衡的现实条件下，国家政府要承担协调与平衡各方力量的职责，使得政府、雇主、工会、行会之间力量基本达到均衡，具有利益博弈与平衡的基础。在协调与平衡各方力量的基础上，科学分配各方职责与权力，使各方权责明确、分工合理，以促成技能社会的融合发展。

技能社会建设要实现政府、雇主、学校、工会、行会、学徒（学生）的力量共在且均衡，均衡共在的结构承当才能保障命运共同体的生命所在。

（摘自：职教论坛 2022, 38/01, 42-50 作者单位：北京物资学院）

技能社会：技能形成体系的社会化建构路径

张弛 赵良伟 张磊

技能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技能形成是一个既关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又关乎国家、企业、教育之间合作制度的构建与完善的宏观战略问题。产业工人技能形成涉及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国制造品牌塑造以及劳工社会保护与融入等多重意涵。党和政府运用政策工具，针对产业工人的技能提升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其中主要涉及技能水平、校企合作以及福利待遇等维度。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职业教育，必须加快系统改造国家技能开发体制进程。技能社会是在技能与技能形成体系概念的基础上演进而来的社会化体系。在我国经济和产业发展的转型期，技能观念、教育体系、企业培训体系和产业工人成长体系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技能社会建设必要而紧迫，亟须在技能社会的价值观念、技能人才培养教育、技能人才成长的保障与激励等层面明确建设方向，构建和完善技能形成的社会化体系。

一、技能社会的内涵——技能、技能形成体系与技能社会的概念框架

技能社会的概念基础是技能和技能形成体系，是在个体层面的技能观与制度层面的技能形成观的基础之上演化而生的社会化概念。社会化是一个组织行为学概念，是个体适应组织的价值体系、组织目标和行为规范，并促进组织发展的过程。技能社会是在技能与技能形成体系的概念基础上演化而生的社会化体系。

（一）技能的多学科释义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在知识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与支持创新、科技发展、创业、劳动力技能开发以及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等各项政策紧密结合，技能成为知识经济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源，并成为国家经济竞争的战略资产。技能是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为了顺利完成某种目标任务，将一系列动作连贯起来并通过反复练习，形成的一种知识运用、智力活动和动作方式相结合的能力系统。按作用对象区分，技能分为动作技能、知性技能和心智技能——作用于现实物体的动作技能，学习、应用和创新于知识原型的知性技能以及固化、知识化外部信息与经验的心智技能。

心理学主要从生物视角研究人们获得技能的途径,认为技能是个体的学习过程。认知心理学认为,技能的形成主要通过自学和实践两种方式,所有技能的形成都是自学的过程,教育与培训等行为都是为劳动者自学提供外部帮助,与知识不同,技能还必须在知识掌握的基础上通过实践才能形成。管理学研究多将劳动者的技术水平与产业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联系起来,认为技能资本是作为生产要素的、由教育和培训等投资而形成的、存在于人力资本中的知识经验、技术技能和能力的总和。技能包含方法与技巧运用的技术性能力、调整组织与激励成员的人性技能和掌握组织整体的概念性技能。从劳动经济学视角看,现代社会中社会与个体的分工形成了不同领域、不同职业和不同水平的技能。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者重复、熟练的技术逐步被机械取代,现代劳动者技能转变为管理机械设备、应对未知问题及变化的能力,即前文提出的“知性技能”。通过多学科分析发现,技能及其形成的概念涉及个体行为、企业行为和社会行为,需要政府、行业企业、教育培训系统和劳动者个体等各利益相关者相互协作。

（二）技能形成体系的概念厘定

技能形成是整个社会的劳动者获得技术、技巧和能力的过程,也是全社会学习、开发、创新和提高生产力的能力。技能形成既包括劳动者个体的技能获得、开发与提高等个体层面的技能形成,也包括集体意义上的国家各部门相互协调培育经济发展所需技能的国家层面的技能形成。区别于教育培训,技能形成更加关注与劳动者技能获得相关的多方利益主体因素,包括政府部门、劳动力市场、教育系统、行业企业以及相关政策与制度安排,涉及多方利益主体的协调与平衡。

技能形成体系源自于演化经济学,是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角度出发,国家协调各政府部门、教育培训系统和产业企业等多方利益主体,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安排,也是国家进行技能培育的社会化体系。建构多方利益主体协作,提升劳动者个体和整个社会的技能水平与使用价值,从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是技能形成体系的目标,其体现了人力资源开发的不同政治经济利益安排,其方式有企业内部制度化培训和外部制度化培训两种,实施路线有高技能均衡和低技能均衡两种偏好。技能形成体系是一个完备的制度体系,包括技能供给制度、技能投资制度、技能认证认可制度、技能使用开发制度、技能评价制度和社会组织协

作合作制度等。

（三）技能社会的内涵阐释

技能社会是技能形成体系的社会化。20 世纪 50 年代，社会化理论和社会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等研究陆续展开。社会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社会化是人类个体融入社会整体并在态度、价值和行为方式上与社会角色趋于一致，逐步发展成为社会角色的过程。现代主义社会化理论认为，社会化是个体通过学习使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从而适应社会、改造社会的过程，是特定群体期望、标准、规范和价值不断内化的过程，也是文化再造与人际互动持续性双向互动过程。

基于社会化理论的演进，技能形成体系的社会化演进是技能人才个体角色融入社会与促进社会发展的双向过程。技能人才个体接受学校和企业组织的技能培育，并且通过自身的经验、价值和观念来影响组织载体，进而促成技能社会的建构。

二、技能社会建构面临的挑战——技能形成体系的局限性

基于技能形成体系的制度化基础，技能社会通过构建个体与社会的技能环境促进技能人才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目前，技能社会构建面临的巨大挑战，主要源于我国现有技能形成体系在技能观念、教育体系、企业培训体系和技能人才成长体系等层面的局限性。

（一）个体层面技能观的局限性

现行技能供给与职业教育体系仍然聚焦于个体层面的技能成长与开发，着眼于学习者个人知识、技能的学习与获得，而与政府、企业的合作只是作为同质化的外部学习环境。个人层面技能观忽略了制度环境、产业环境、协作发展环境等其他因素。相对于教育与培训，技能形成体系涵盖多方利益相关者，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涉及不同环境、不同利益相关者、各利益相关者组织的相互协作。当前，个人层面的技能形成主要是以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课堂教学为手段，通过教学设计、课堂改善、教材更新等方式提高学生的技能和知识水平。这种模式无法全面、有效地满足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迫切需求。而且，当前职业教育研究主要从教育教学、专业与课程建设等微观层面展开，缺乏对于职业教育的系统性与宏观性研究。因此，需要突破现有个体层面技能观的局限性，在社会化论域中通过国家制度主义的建构路径，建立多方利益主体协作的国家技能形成与开发制度体

系。

（二）教育体系技能人才供给局限性

1. 教育体系的技能人才供给具有逻辑局限性

我国教育体系包括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两种类型。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中的高等教育是技能供给的主体。

就高等教育而言，现有高等教育的目标是提升面向就业的专业能力与技能知识。面向就业的教育涵盖了实际工作环境下的技能与知识应用，高等教育则必须与行业企业的工作场景相结合。然而，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个学历认证过程全部在学校进行，学生是否具备工作技能缺乏衡量标准。学历是个人学习经历和内容达到学校制定的学科专业培养目标，而技能形成则需要实际工作场景下的知识技能运用与实践。学校只是按照学科专业培养目标培养学历型人才，无法供给涵盖真实工作场景与要素的技能，也无法满足现代产业企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现有高等教育系统技能供给的逻辑局限性是客观存在的，这造成了我国高学历人才不等于高技能人才，学生工作技能培养周期被拉长的现实困境。因此，亟须建立涵盖学历认证与技能培养的多方参与的国家技能开发体制。

就职业教育而言，当前大部分职业院校的培养通道并不畅通，上升空间受阻。近两年，国家开始着力设置“职教本科”，旨在打通技能型人才的培训通道与教育生涯路径，然而，符合我国行业企业需求和职业教育特点的学科特色、培养体系、学位认证、教科研定位等教育制度仍在试点阶段。高等教育中职业教育本科、硕士等培养通道尚未打通，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尚未形成规模效应，技能型人才生涯学习路径和上升空间仍然受阻。现有职业教育路径无法满足技能形成需求，技能型人才在企业、社会中的认同感、价值感和满足感得不到支持，工作积极性与自我技能提升积极性受挫。因此，亟须出台符合职教本科教育发展定位的教育制度，以满足高层次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需求。

2. 职业教育技能人才供给的现实局限性

职业教育作为国家技能形成体系和技能社会建设的核心要素之一，在个人层面和国家层面技能供给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贡献度仍然较低，还存在诸多现实局限性。一是产教融合及校企合作存在“校热企冷”“渠道不通”“合而不深”等问题对促进技能形成的作用甚微。二是职业教

育人才培养效果“参差不齐”。部分职业教育培养的学生毕业以后能够获得较强的专业技能，找到较好的就业机会，但职业教育毕业生整体就业质量不高。在各级各类技能大赛上，很多学生能够取得较好成绩，但在就业市场上却无法获得较高认可，这表明我国职业教育培养高技能人才的质量存在现实局限性。三是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生源质量大幅下降。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职业教育统一招生、统一就业的招生就业体制随之消失，20 世纪 90 年代，国家本科教育的不断扩招更是压缩了职业教育的优质生源，职业院校在社会上的认可度亦随之下降。四是职业教育的制度与资源配置弱化，造成了技能供给的质量困境。职业技术教育是国家技能形成体系中的核心要素，其主体是由政府投资和主导的职业教育体系。我国教育体制整体以国家权力和政治为中心，相比于高等职业教育而言，高等教育更早形成了规范化运作体制，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同时，高等教育获得资源的主要来源为国家行政机关，其教育财政资金远超高等职业教育。在社会地位与观念、生源质量、教师水平、高水平科研项目承接和教科研设备等方面成为国家教育体系的主导者。作为我国新生教育类型和独立教育体系，职业教育发展规律仍然主要遵循高等教育现有体制，资源配置处于边缘化地位。此外，职业教育投资和资源配置体系缺乏行业企业投入与参与，造成输出人才无法满足企业要求的技能供给现实困境。

（三）企业培训体系的模式局限性

1. 技能形成体系中企业的话语权逐渐缺失

我国的技能形成体系以教育和培训系统为核心要素，满足企业对技能人才需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是教育与培训的核心目标。然而，在当前教育与培训体制中，企业话语权薄弱，其原因在于多方面：一是行业企业追逐成本效益，产业工人技能培养周期长、成本高，企业培训工人缺少制度约束。二是占经济发展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引进人才较为容易，对技能工人的依赖程度较低，国有企业技能形成更加依靠外部引进、外部技能培养，参与教育与培训系统的技能形成制度建设贡献较少。三是经济发展占比较低的民营中小型企业政策制度建设中缺少代言组织，教育制度设计与运行中的低参与度造成了其对我国当前教育体制的不了解、不认同和不认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话语权弱化，导致教育与培训体系和行业企业发展脱节，技能形成缺乏正确导向。

2. 企业培训体系中传统“师徒制”模式日渐式微

在新中国工业化优先战略以及技工短缺的背景下，师徒制成为当时主要的技能形成方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有计划经济时期的永久劳动关系被逐步打破，技能型人才与产业企业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选择权。技能型人才流动性与企业员工竞争性的增加对传统企业“师徒制”带来较大冲击，以“师徒制”进行技能授受的稳定性日渐式微。一方面，高技能人才跳槽成本降低，选择待遇更为丰厚的企业更加容易实现；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企业聘用人才稳定性降低，企业发展的同时还要担忧技能型人才被挖走，对员工实施技能培训的动力弱化。企业担忧高技能人才跳槽、员工担忧自身就业与保障问题，使得企业之间，员工之间竞争日益激烈，不利于技能形成体系的建构。

3. 企业技能培训模式缺乏创新，产业工人的技能素质提升路径受阻

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产业工人队伍规模不断扩大，但是整体技能质量储备并不充足。从产业角度来看，我国高技能人才仍然短缺、产业集群化发展仍然薄弱，这导致我国产业整体技术含量低、生产成本低和生产工艺落后；从地域角度来看，不同地区的产业工人技能素质差异较大，经济欠发达地区高技能人才短缺、人才引进困难成为阻碍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原因。企业技能培训模式缺乏创新是制约产业工人成为高技能人才的重要原因。一方面，产业企业工人技能培训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部分企业进行了工人技能培训，但是受限于工人自身、现场应用与实践环境等因素，产业工人技能培训效果不佳；另一方面，技能培训与提升经费投入有限，行业企业更加愿意将资金投入原材料购买、产品销售等方面，工艺改进、企业研发和工人技能培训经费占比较少，造成产业升级发展缓慢。

（四）技能人才成长体系的职业发展局限性

1. 现行国家技能形成体系中，公共服务资源短缺与不均衡，弱化了产业工人技能成长和职业发展的动机

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出发，技能形成是一种投资行为，需要投入资金和时间成本，同时也具有较大风险性。我国目前技能学习与获得和工资待遇没有直接关联。导致产业工人会侧重选择技能要求较低、技能壁垒较少的自由岗位，难以获取短缺的公共资源，这影响了技能形成的持续性。一是异地落户指标不均衡。

户籍是公共资源获取的重要依据，我国异地落户往往更加重视人才的学历水平。产业工人的学历水平、岗位认可度和社会认可度较低，在异地无法落户。异地落户难成为我国产业工人获取公共资源难以逾越的屏障。二是住房短缺问题严重。产业工人获得工作城市归属感的需求强烈，而住房成为产业工人安心工作、技能提升的后台保障。住房价格上涨、城镇化改造推进与产业工人工资水平形成了较大矛盾。户籍和住房等生存困难，阻碍了中国产业工人获得子女教育、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公共资源的通道。因此，公共服务资源的短缺与不均衡弱化了产业工人技能成长和职业发展的动机。

2. 现行国家技能形成体系中，技能认定存在壁垒，阻碍了产业工人的职业发展通道

在劳动力市场中，技能认证作为技能形成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是产业工人依靠自身技能资本获得价值收益的通行证。互通有效的技能认证机制是产业工人享受薪资待遇提升、社会价值认可的重要保障，也可降低产业工人技能形成的重复培训成本。然而，我国技能认证体系存在认证主体分离、认证内容粗糙、认证责任不清等情况。社会认证与政府认证互不承认，多数企业的薪资待遇与国家技能认证证书脱钩，政府也多不认可行业与企业颁发的技能证书。加之产业工人得到国家、政府有效技能认可的比例较低、产业企业缺乏可遵循的技能等级评价制度等问题，造成现有技能认证机制效力弱、权威性低。大多数企业目前缺少技能工人的激励机制，产业工人很难跻身企业管理层，不利于调动产业工人工作积极性，产业工人技能形成动力受阻。

三、技能社会的建构路径

（一）技能观念的社会化建构：塑造崇尚技能、劳动光荣的价值观念，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

2020年11月24日，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指出：“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0年12月10日，习近平在致信祝贺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中指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当前社会的劳动分工中，技能劳动者的职业属性与社会属性与劳心者相比，更加偏重于体力劳动，其社会地位得不到认可。建设技能社会，制定国家技能开发

体制，首先要重塑劳动光荣价值观念，弘扬劳动光荣的社会氛围和技能文化风尚，制定技能人才的荣誉机制和激励机制，提升技能人才的地位；其次要建立劳动者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成长路径，建设尊重高技能人才的社会经济体系，提升技能人才的地位；最后要完善知识教育与产业技术训练的教育机制，教育体系要重塑理论与实践、课堂学习与企业实习、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技能学习与职业定位在教育改革中的关系，让教育成为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的重要场域。

（二）技能人才培养的教育路径：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促进技能人才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

在计划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时代，中高职毕业的技能人才可以实现在政府机关、行业企业中不同阶层岗位的流动，具有较高的薪资待遇和社会地位。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化改革，我国当前的中高等职业教育成为了终结教育，很多中职毕业生就业选择局限于次要劳动力市场，高职毕业生学历定格为大专学历。这种升学和就业机会的局限性，降低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与社会认可度。在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进程中，智能制造将替代传统低技能的人工操作岗位，高技能产业工人成为迫切需求，这促使职业教育必须提高办学水平，延长人才培养时间，打通职业教育专科、职业教育本科与应用硕士培养通道，在人才培养目标、学科专业建设、教学课程设计等方面提高技能培养水平。另外，要逐步打通职业教育本科和应用型研究生教育的衔接通道，为技能型人才学历提升和深造创造机会，促进技能人才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

（三）技能供给的产教融合路径：强化产教融合的契约效力，构建技能培训平台和“新型工厂师徒制”

企业技能供给应强化产教融合的契约效力，构建多方参与的技能培训平台。此外，还应借鉴传统师徒传承的优势，构建“新型工厂师徒制”。

首先，强化产教融合的契约效力，打造共享技能培训平台。一是鼓励职业教育与企业联合办学，形成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合作关系，深化产教融合的契约效力。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目标制订、专业设置、教育教学标准制订、课程安排和实习实训内容选择要由校企合作共同完成，产出符合现代产业企业要求的技能型人才；扩大“订单班”“学徒制”办学规模，打通校企深度融合路径，

促进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二是要注意政府引导、多方参与、行业协会监督，以PPP项目方式，打造并运营共享技能培训平台，以发挥各级政府引导和各方资源共享的两方面优势，形成投资成本共担机制，解决企业技能培训投资意愿低、效果差的问题。

其次，借鉴传统师徒制特色，建立“新型工厂师徒制”。虽然企业传统师徒制技能形成模式日渐式微，但传统师徒制仍然是技能开发的有效形式，在当前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以此为基础，应进一步在行业企业推广“新型工厂师徒制”。第一，建立企业师徒互信机制，在师傅选聘、徒弟选择师傅方面建立标准，打破企业原有隐性关系网，即凭彼此印象的师徒匹配准则；同时，国家、企业建立契约机制，弱化市场化背景下师徒之间的竞争关系。第二，建立企业师徒考核与激励制度，师傅“传帮带”效果发挥得越好，获得的薪酬奖励就越多，徒弟随着技能熟练程度的增加获得的工资也相应增加，从而充分调动师傅技能分享、徒弟技能学习的积极性。第三，国家和各级政府要增加产业企业开展培训的资金补贴，减少产业企业技能人才培养显性成本与人才流失隐性成本，调动产业企业自愿开展技能人才培养的积极性，盘活与社会技能开发有关的产业资源，扩大技能人才队伍规模，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进程。

（四）技能人才成长的保障与激励路径

首先，应保障技能人才的社会生活基础质量，使其均等化获取公共服务资源。公共服务资源获得是社会保护机制的现实体现，是技能人才提升生存与生活质量，获得社会保护与认同，产生归属感和价值感的重要保障。当前社会的公共服务资源获取不均弱化了产业工人技能形成动力，阻碍了技能形成路径。户籍政策和住房保障政策是产业工人获取其他公共服务资源的核心基础。在户籍政策方面，着力消除产业工人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逐步扩大城市落户限制，为技能产业工人异地落户开辟通道，建设技能型人才蓄水池，为国家技能开发体制奠定社会保护基础。在住房保障方面，我国城市保障性住房存在增量不足、分配不均的问题，现有住房的稀缺造成保障性住房偏重于学历型人才。政府部门应根据技能型产业工人住房缺口，积极优化配置保障性住房增量，同时根据当地实际调配公共服务资源，增加技能型产业工人分配保障性住房权重，逐步缓解产业工人住房压力。实现技能型人才与学历型人才户籍政策和住房保障均等化，为其获得子女

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其他公共服务资源奠定良好基础。

其次，改进技能人才技能评价方式。技能评价方式和资格认证制度是技能形成体系的核心，包括职业技能等级设置、评价方式、资格认证、薪酬体系和集体协商等技能使用制度等。这些制度影响工人自我学习提高技能的意愿、企业投资技能培训的积极性，甚至影响整个技能形成体系的效能。应优化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完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政策、健全职业技能多元化评价方式、做好职业资格制度与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衔接、加强面向非公有制企业和小微企业的职业技能鉴定等一系列改革举措。

再次，完善行业协会与第三方评价机构，保障技能型人才发展权益。在政府引导下，进一步发挥成熟行业协会与第三方评价机构作用。对我国行业协会进行治理完善，提高行业协会权威性，对行业内技能型产业工人工资、技术技能标准开发、同行业企业人才招聘竞争等进行管理和监督，促进行业技能生态系统的良好运行。加强技能认证与评价体系建设，做到互通认可，由政府、企业、协会的单方认证转变为多方共同认证，同时，加强第三方评价机构监管。打破技能认证主办方与行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互通壁垒，建设适合我国产业工人的技能认证体系。此外，应改善技能型人才就业环境，打通技能人才职业生涯发展的上升通道。完善技能型产业工人劳动保障体系，建立技能型人才根据技能高低获得薪资待遇与社会地位的发展路径，为其提供更多继续教育、技能培训和职务职级晋升机会，提高其社会地位，保证其就业择业合法权利，营造良好的职业发展环境。

（摘自：职业技术教育 2021, 42/13, 6-11 作者单位：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的人才培养路径

梅乐堂

河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是提升劳动者素质的重要举措，是实现由人口大省向人力资源强省转型的战略部署。如何将河南人口大省转为人力资源大省和教育大省？这就需要河南职业教育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构建人才培养路径，培养一批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素质高技术技能型人才，为实现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目标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

一、“人人持证、技能河南”提出的政策背景

（一）省部共建战略

目前，河南省经济正从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建设一支高质量技术技能人才队伍，是全面实现河南转型发展、重振科技创新实力的发展趋势和必然要求。2021年6月，教育部与河南省政府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推进技能社会建设的意见》提出，河南作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大省、人口大省，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推进技能社会建设，加快培养数以千万计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是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的历史选择，是开创高质量发展崭新局面、实现中原更加出彩的必由之路。

（二）省委决策部署

职业教育肩负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大使命。2021年10月，河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是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的迫切需要，是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未来产业谋篇布局的迫切需要，是促进城乡居民就业增收、实现共同富裕的迫切需要”。

（三）省政府政策

2021年12月，河南省印发《河南省教育系统落实“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工作任务实施方案》明确指出：十四五期间，全省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开展专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本科院校、职业院校要普遍成立职业技能评价机构，面向本校学生和社会劳动者广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取证工作，到2025年，完成450万人次以上职业技能培训，330万人以上取得相应证书。

二、“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为河南转型发展培养技术技能人才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培养高质量技术技能人才的重任。在河南省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需要职业院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现职业技能与职业道德、技能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有机融合,培养大批结构合理高素质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队伍,为实现“两个确保”“十大战略”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技术支撑,充分发挥在高质量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中主力军主阵地作用。

（二）为全面乡村振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乡村管理、技术等人才是推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主力军。职业教育是培养社会需要的技能技术应用型人才,而职业院校的学生70%以上来自乡镇和农村。高职院校投身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工程,参与乡村技能人才培养,是提高乡村振兴人才的有效途径。因此,职业院校通过对在校学生的技能技术传授,培育一批爱农村愿留农村的“高质量技术技能人才和乡村工匠”,为乡村发展提供新动能。

（三）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专业技术服务

高职院校承担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责任,在围绕河南新兴产业及人才紧缺领域中,建立符合河南产业链、创新链发展的人才链培养目标,扩大新兴产业和社会紧缺专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规模,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升级改造、技术服务和联合技术攻关。同时,高职院校还肩负培养具有区域经济、文化特征的高质量技术技能人才任务,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推动河南技术、河南文化走向国门。

三、“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的人才培养路径

（一）强化高职教育教学改革,提升人才培养整体水平

职业教育是培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场所,是解决就业和民生关系的重要途径和最直接手段。高等职业院校要以“立德树人”为统领,持续深化“三全育人”“三教改革”“校企合作”等人才培养模式,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和培训水平;要认真落实“双高计划”,建设一批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群;要加快创建“提质培优”,推进一批高质量高等职业本科学校和专业建设,培养一批投身于“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的劳动者大军。

（二）举办高职学生技能比赛，营造崇尚技术技能的氛围

高职院校应积极参加和举办专业水平较高的职业技能竞赛，通过各级各类职业技能竞赛，提升学生技术技能操作水平。同时，将职业技能标准融入日常教育教学过程中，将竞赛成绩作为取证的参考条件，向竞赛成绩符合条件的师生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充分发挥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提升的教育目的。在“人人执证、技能河南”建设中，打造一批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优质资源和样板基地，构建职业院校和企业参与的职业技能展示和提升的竞赛体系，搭建世界、国家和省级职业技术大赛平台，通过大赛检验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质量与水平，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激励学生通过技能竞赛走向技能成才。

（三）开展高职学生劳动教育，培养工匠精神价值理念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中提出：要坚持“五育并举”，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高职院校需重视劳动教育与技能培养的关系，开展以校内实习和校外实训相结合的劳动教育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劳动中体验快乐和增长才干，实现理论与实践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的实践育人目标。同时，还要构建劳动教育评价体系，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工匠精神，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和践行者，营造尊重技能、崇尚技能、学习技能的浓厚氛围。

（四）深化校企产教深度融合，优化技能社会建设环境

“职教 20 条”提出职业教育要“建成覆盖大部分行业领域、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双高计划”指出到 2035 年要有一批高职院校和专业群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高职院校要立足特色，继续深入开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不断提升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就业链的匹配度、融合度；与企业开展订单式、学徒制、项目制、1+X 证书、产业学院等不同形式合作，为学生开辟顺畅的就业渠道和广阔的发展平台；要加强职业教育的企业合作和国际交流，注重行业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的学习应用，实现教学科研、平台团队、创新创业、校企合作等办学兴校核心要素的共融共促，提高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质量。

（五）完善技能培训体系，提升技能人才供给水平

高职院校要紧盯河南省高质量发展主攻方向，结合本校的专业课程设置、实

习实训条件、教师队伍等情况，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工作，鼓励学生在完成本专业技能学习目标的同时，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等各类职业技能证书，掌握一技、多技之长，提升职业能力。同时，还要依托职业教育资源优势，围绕“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发展战略，聚焦大数据、软件开发、智能制造、国际贸易、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生态环保、文化旅游、家政服务、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广泛开展面向社会的各种职业培训项目，全力推进职业技能、1+X证书、就业能力、省骨干教师、双师型骨干教师等培训，为先进制造业、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提供专业结构和技术等级合理的人才队伍。

（摘自：人才资源开发 2022-04-10 作者单位：河南职业技术学院）